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携妻英雄榜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缘起

传说在婚礼中接到新娘捧花的女人，将成为下一位结婚的人。

如果，如果有人接到新娘捧花，又正好跌进一个男人的怀里，那有幸接到新娘捧花的女人是不是该嫁给那个男人？又如果一个女人养了一个情夫，她是不是应该嫁给她的情夫？杨欣如冷眼看向人声鼎沸的会场，很快地将整个会场览入眼里，“阿美，你看那个大蜜蜂—大黄蜂，当这里是啥地方？供做采蜂蜜的花丛啊！”她的目光停留在女人聚集成一团的地方，对着她的好友说，“我看这里除了新人就他最出名了。”她怨怼地想，气人，真气人，想到这里她是愈来愈气，搞什么东东吗！凭他也当得了伴郎？他倒不如去应征午夜牛郎算了。

“欣如，你还在生气？”同是伴娘的高青美问，今天的这场婚店是她们的的好友林若梨与武光启的婚礼，她和杨欣如同时都成了林若梨的伴娘。

谈及好友气的原因高青美就不得不想笑：从他们一行人抵达婚礼会场，除了新人被包围以外就属杨欣如口中的大蜜蜂最受女性欢迎了，而好巧不巧站在他旁边的杨欣如马上被蜂拥而上的女人们批评得体无完肤，什么伴娘不该她做啦！伴娘配不上他的英俊潇洒有的没有的，最后索性把杨欣如努力挤、用力挤，挤出她们的势力范围。

“我呕？好歹我也是女人，那些女人为了巴结他说得我好象一文不值一样，你知道他听了是啥表情？他还笑得出来！我相信虽然他嘴里没说，但是心里想的一定跟那些虚有其表的女人说的一样，我就配不上他？那谁又配得上他？八成胸大无脑的女人才配得上他！”杨欣如厉声指陈。

“欣如，也许是你多想了。”高青美找藉口安慰她。“不说别的，我们毕业的时候不是去看手相，若梨真的如相命师说的在今年结婚，再过不久马上就换你了，你有没有想过要怎样打算？”高青美转了个话题企图化解杨欣如的怒气。

“是啊！欣如，你想找怎样的丈夫？”不知何时凑近的林若梨追问，她的手甜蜜蜜地挽着新婚夫婿的手臂。

“你们还当真啊！”杨欣如一提起这档事就没好气，只不过是算命的随口瞎掰，若梨的事让他给掰中了而已，她们还当真？“欣如，想当初在学校你是我们班上男同学口中的男人婆，你一定要雪耻，让那些男同学对你刮目相看，其实你也是很有魅力的，我相信。”林若梨坚毅地说。

“好啦！等等我要丢捧花，我会瞄准好再丢，你可要接好。”给她这记暗示，林若梨便和武光启双双走离她们。

“阿美，若梨她在说啥？我一句都听不懂。”望着他们渐渐走远的背影，杨欣如听得满头雾水。

“等一等你就知道了。”高青美笑而不语。

会场的另一端，被众家美女团团包围的李正鸣简直快喘不过气来，老天，哪来这么多女人？光启难道只会邀请这种女人参加他的婚礼？这算是欢迎自己回国接任立羽企业的代表作？-该死的！

“新娘准备要丢捧花了！”忽的有人如此呼喊。

搞不清楚状况，李正鸣被人群推向会场某一逐渐聚集起单身女性的角

落，俟停止移动，他小心翼翼逐一往后退开，想趁这些女人的注意力不在他身上时赶紧闪人。

突的，一阵欢呼声，而被好友高青美硬推挤进人群的杨欣如左右都分不清楚，便被一不明物体碰到，被这预期之外的不明物体碰撞使她的身体不断向后倒，直觉的，她闭起眼睛，迎接落地的一击。

但等了好久，等不到她预期的疼痛，心想难不成这里还有特地为这种突发事件而设的弹簧垫？还直感谢会场的工作人员。

杨欣如才这样想时，突然一阵抱怨声声连连传入她耳里“躺在男人的怀里你还真不害臊！”“你这个女人真不要脸！”在众声指责中杨欣如终于张开眼，一看还得了。妈呀！自己怎么躺在男人的怀里？而且还是还是……还是蜜蜂男的怀里！

“小姐，你可以起来了吧！”李正鸣问。

飞快地站起来，她用力踩了李正鸣的脚一下，“谁要你鸡婆！”说完扭头就走。

找个会场最安静的角落坐在椅子上，她兀自生着闷气。

“欣如，你真的接到捧花了！”高青美堆满笑容接近她，也学她拉了张椅子坐下，“恭喜，下个结婚的是你哟！”她睁大双眼像是在看怪物的模样瞪视她手中的新娘捧花，何时捧花跑到她手中的？“八字都还没一撇，你要？送你好了？”以烫手山芋的方式，她将捧花丢给高青美。

“你的对象有没有可能是他？”高青美接住杨欣如丢来的花束问，“我想一定是月下老人冥冥中注定好的，真浪漫。”因为新娘捧花男女主角因此相遇造就一段好姻缘。

“你少无聊了！”没好气地看好友一眼，何时她才摆脱得了那种浪漫的思想？“如果因为不小心滑到男人的怀哀就会跟对方结婚，那我多滑几次不就要多嫁几个老公？”“好，不说，喏！花是你接到的，还是你拿回家去。”高青美简直是用塞的将捧花塞回她怀里。

拿着捧花的杨欣如回家后，当晚便失眠了，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脑中不断浮起那个蜜蜂男的脸。

“别傻了，不可能会有机会遇到他的。”她喃喃，“我敢说那个男人绝不是好东西，最有可能的是在星期五餐厅上班的午夜牛郎。”

第一章

这是个疯狂的日子，每件事都非常疯狂，杨欣如因为昨夜的失眠而严重睡过头，再来是她的机车竟然敢公然向她挑战——发不动。在赶时间下她不得不改用脚动发车——用她穿著有跟的凉鞋踩发动机，幸好鞋子没当场报销，好不容易把机车发动了，她竟……竟忘了把安全帽带出来，于是她用她毕生最快的速度狂奔去拿安全帽。

安全上路之后每遇十字路口必逢红灯，气得她不免想大骂脏话，好不容易接近公司，正当她努力寻找停车位时，一辆不长眼睛的进口跑车好死不死正面 Kiss 上她的车头，撞坏她机车的车灯。

一张熟悉的脸由车里露出来，是张打死她都认得的脸。瞧瞧那不正是

蜜蜂男吗？正好，就是他害她失眠的，这真是新仇加旧恨。

她一肚子的气全数一古脑地发泄在那位“不小心”撞上她的车主，她索性停下机车拿下安全帽，用脑袋里所有想得到骂人的词汇以泼妇骂街的方式破口大骂，“你是不长眼睛是不是？不曾开车就不要开，干么？有车就神气！告诉你，老娘我不吃这一套！”李正鸣完全没有开口的余地，对方直接骂得他狗血淋头，从来没有人敢对他大小声，从来没有，除了他的父母外，一向只有他骂人的份，而眼前这位小妮子不但是骂他，甚至还对他的车子动粗，若不是他们之间还隔着一段距离，她可能还会对他动手动脚。

听着她叫骂的声音，他想起她不正是昨天婚礼的伴娘吗？昨晚如果眼神能杀人，想必自己已被她千穿万孔了，一整晚他隐隐约约能感受到她隔着人群射来的不屑眼神。

“怎么？你以为你长得还不错就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我不管，把我的车撞坏你就得赔我。”李正鸣看得不禁有点出神，能不被他的外貌所吸引的大概只有她了，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长得有多好看，但在他记忆中没有一个女人能不被他的外貌所蛊惑，那些女人的反应不外乎是脸红，不然就是直盯着他不放，好象他是一道可口的点心般。

“撞人不会说对不起啊！冒失鬼！”她大声叫器，舞动她的双手做拳头状，“你不要以为你不开口我就会放过你。”被她这一说他觉得有点好笑，明明逆向行驶的是她，虽然他已经极力地闪躲她的机车了，但仍不可避免地与她撞在一起，幸好他因为接近他的目的地已放慢行车速度了，“小姐，你车的损失我赔给你好了，要多少？”他不在意地笑笑，表示愿意赔偿。

“哼！谁要你赔？我才不希罕。”说完她竟出乎他意料地戴上安全帽将机车骑走，李正鸣也只能目送她的背影而去。

带着一点失望转身，李正鸣才刚要上车，即由眼角发现马路上她刚停留的地方有个醒目的物体吸引住他好奇地趋近一看，是一张有点熟悉的小卡片，他走向前捡起来，是一张立羽企业的员工证，上面贴有一张跟骂他的小姐一模一样的照片，默念她的名字一遍，他不介意莫名其妙、没头没尾地被骂这一遭，并且开始期待他们下次的会面。

而她今天还是很倒霉的迟到了，不但如此，当她进公司要刷卡时才发觉她的员工证竟然不见了，气得她直跳脚大骂害她迟到的蜜蜂男、冒失鬼。

杨欣如莫名其妙地接受同事们对她道喜，她一踏进公司每位同事便向她道恭喜，直到她坐在她的座位，跟她同一办公室的同事更朝她围过来左一声、右一声的，令她不禁心忖，怎么才请一天假回来就这样？对于同事的贺喜她可是半句也没听懂。

“欣如，恭喜你。”“调到总经理办公室可不要忘了我们。”“升官的人要负责请吃饭，今天午餐就证你请了！”“耶？我昨天才请一天假，怎……”杨欣如满脸的疑惑？“这是人事命令，昨天才刚下的。”一位好心的同事告诉她。

“欣如，你调过去以后每天和新任的总经理朝夕相处可要小心点！”另一位已婚的女同事警告她。

“等一下，你们说我被调到总经理办公室？”最后她决心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要求同事向她说明。

“你不问还真的忘了，你昨天没来，当然错过昨天下的人事命令。”一名同事及时想起她昨天没来。

“昨天人事室突然贴出布告，说要调你到总经理办公室，升作总经理的秘书。”坐她对面办公桌的同事解释着。

“不是有林秘书？”杨欣如十分诧异。

“你忘了？林秘书要退休了啊！刚好跟现在的总经理一起办退休，当然得再重新找一位秘书。”跟杨欣如最好的一位同事说，林秘书是即将卸任的总经理秘书，办事能力颇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助手。

“那新任的总经理也该有他自己的幕僚，何必再找新的人过去存”杨欣如一语道破这奇怪的人事命令。

“这我们就不晓得了，上面的怎么命令我们也只好照做了。”最终的结语是领人薪水听人办事，不过大家的重点并不放在这上头，纷纷转移话题来到他们未来新上任的总经理身上。

“他到底有几位女友就靠你去挖出来了。”站在杨欣如身旁的同事说。

“真羡慕你，我要是你就好了，只要能接近他我就很满足了。”又有同事对她投以最欣羡的话语。

“欣如，你要小心点哦！那人是个花花大少，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一位结婚的妈妈桑提醒她。

“要是换作我，就算只跟他发生过一夜情我也心甘情愿。”一位刚从学校毕业的小姐满怀希望地道，“天哪！他真的很帅耶！如果刘德华跟他比，我宁愿选他，他真的不输刘德华说。”“欣如，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替我们引荐，能接近他是我们的荣幸。”

他们立羽企业新任总经理是由美国分公司调回来的，虽说是回来继承家业接下他父亲的职位，但无论工作能力、交际手腕及投资眼光全是一流的，以他在美国的成绩为例，短短三年便将美国分公司做得有声有色，不但拓展了美国市场，美国分公司早已由三年前草创约三百万台币的金额增加为三十亿美金的雄厚资金，且在美国设立的分部少说也有一百多个凡是美国大城市的头衔皆有立羽企业的标志。

李正鸣这个名字在国内早已是赫赫有名，有名的不只是他在企业界的能力，有一项更是令外界为之疯狂，光看媒体给他的封号“冰山王子”即可窥见一般，他的花边新闻是媒体最喜欢追逐的对象，他女友众多，但从未听说他与哪位女友有过任何纠纷，每一位不是欢欢喜喜地与他分手就是与他成为最好的朋友，他没有固定的女友，只有莺莺燕燕围在身边等着他的青睐，而且围在他周围的全是美女，没有一个例外。

杨欣如自己都还很难相信她竟然会升职变成总经理秘书，是老天爷对她的一种补偿吗？前几天的霉运时来运转，幸运之神终于眷顾她了？心里头带着几分的狐疑，自己总务助理做得好好的，怎可能无缘无故就要调她去当总经理秘书，全公司比她更有资格的人不在话下偏偏怎么选中她？围在杨欣如身旁的同事们在主管高课长走进门时纷纷四散开来，高课长一进来便直朝杨欣如走来，“欣如，把你调去当总经理秘书老实说我真的有点舍不得，但是基于公司的考量，新任总经理才刚从美国分公司回来，对这里的环境并不很熟，如果请一位新人又得花上一段时间训练才能进入状况，不如从公司内部现有人员做调动，而你的表现非常不错，所以决定调你去总经理办公室。”

“高课长，我……我不觉得我的能力足够当总经理的秘书。”高课长拍拍他的肩膀，“你不要看轻自己，我就是相信你的能力才会推荐你，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还推辞？好了，今天有空把你的东西收一收准备搬进新的办公

室。”“那我什么时候搬过去？”杨欣如问。

“今天下午就搬过去，明天新任的总经理会来公司见习几天，下个橙拜就正式上任，你也需要和林秘书办理交接的不是吗？早早移交也好早点进入状况。”立羽企业陈光明的办公室哀，陈光明拿着卷宗点了几下，“你确定你要地做你的秘书？”他颀长的身躯坐上办公桌上的一角，质疑地问李正鸣。

陈光明一直是李正鸣的助手，美国分公司亦是在陈光明协助下成功地发展出目前的规模，在李正鸣调回国内继承父亲职位的同时，他也一同回来了，虽然两人都还未正式上任，但公司方面已安排陈光明为业务部经理，并拨出一间办公室供他使用，而由于李正鸣的父亲还未正式退休，所以李正鸣不能占驻总经理办公室。

身为李正鸣的好友兼得力助手的陈光明，不得不怀疑李正鸣这属怪异的行为，跟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从未见他意气用事过，更遑论坚持指定一个人来做他的秘书。

“有问题？”李正鸣对好友满脸疑问没有特别的表情。

“好吧！你不觉得由公司内部调一名出来做你的秘书会搞得公司内部大乱？”“我有我的打算，我希望我的秘书不是那种有所为而为人。”李正鸣淡然地道。

“那也用不着如此做。”陈光明倾身俯视他。

“或许我是小题大做了点，不适你能想象吗？如果在报纸上亮出我要征秘书的征人启事，后果会如何？”李正鸣将背部整个靠上椅背等待他的答案。

陈光明站起来，在李正鸣面前来回走动几趟，“我真的不想说出来，但是如果非说不可，立羽会变成一座战场，而你则会被团团包围在中间。”他的说法还算是保守的，届时光是应付来应征的人就够瞧的了，光是看觊觎进驻“立羽”的人，就会想尽办法来接近李正鸣，企固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达到目的。

“这就对了，在有适合的人选之下我为何要舍近求远？”他满意陈光明的答案，不愧是跟随他多年的得力助手兼好友，“与其冒着生命危险我不如为我自己做出最有利的打算。”陈光明眯眼看李正鸣几秒，“就如你说的，但是你也别成天躲在我的办公室。”为何他觉得李正鸣好象心里有什么秘密似的。

“宾果，我这叫惊喜，知道吗？”李正鸣死也不肯说。

“听着，你保证这位秘书能完全不受你的影响？”他总是不放心，由过去历史可证明很多女人为求接近李正鸣，而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我保证，而且她凶得很。”杨欣如满脸怒气地走进公司，其的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前天才撞坏她车头灯的那个蜜蜂男、冒失鬼今天早上好死不死又撞坏她的车尾灯，有钱又怎样？把她当做最乐意的受害人？马路上成千成万辆的机车哪辆不撞，专选她的爱车？改天该不会想把她的机车整辆都给辗过去，让她直接换辆新车？以为他长得那张帅脸就可以乱撞人？像他那种危险人物应该在他身上贴上“危险勿近”的标志才对。

“最好不要再让我看到你，否则我……”她停在电梯前喃喃自语，电梯好死不死正巧选这个时候打开，冷不防地她口中的蜜蜂男，冒失鬼正站在里头而且还是跟她面对面相望着，杨欣如二话不说，立即返到最后面让给排在她身后的人上去，转头往楼梯方向转去，她宁愿爬十八楼的楼梯也不要坐电梯，跟那个人在一起一定会倒霉的，而且是很大的楣。

当她气喘吁吁地爬上十八楼时，一个快如风的身影由她身旁窜过往下面楼层方向狂奔而去。快得令她只能分辨出那人身上衣服的颜色，再往里走进去，发现只要是公司主管级的干部全围在电梯门口，像是在排队欢迎某人的到来，而其它早到的员工则围在稍远一点离主管几步距离的地方，闹哄哄地谈论某件重大新闻，对于一早上班时间未到，但公司里已难得呈现热闹滚滚的现象令她有点好奇，“请问发生什么事，怎么这么热闹？”顾不得喘气，杨欣如好奇地走近问一位同事。

“电梯坏了。”同事回答。

“不会吧！那么惨，里面一定很多人，其可怜！”杨欣如为不幸困在电梯里的人们叹息，大气还未喘，同事接下来的话令她跌破眼镜。

“新任的总经理也在上面。”哈！上任愉快！当然她这话是绝不可能说出口的，杨欣如只敢在心里高呼，天晓得在这楼梯口里站了这么多的人，所谓人多口杂，一不小心被“瓜扒子”打小报告那还得了，工作丢了事小，恐怕连找工作都会发生困难。

啊！那坏多久了？什么时候坏的？按捺住心中的好笑，她正经八百的问。

“十几分钟有！就停在十二楼跟十三楼中间冲也不动，已经联络工程师处理了。”她默默算一下时间，呵呵……不会那么巧吧！该不会就是她没坐上去的电梯？她心里盘算，新任总经理也真够倒霉的，才第一天正式上任就跟那个冒失鬼坐同部电梯，然后“不小心”就被困在里头，实在是运气太差了，幸好她有预感跟那个蜜蜂男、冒失鬼在一起会发生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很有自知之明地没坐上那台电梯，也许是机车的后车灯被撞坏换来她的好运，没被困在电梯里。

约等了十多分的时间，电梯终于动了，以众人看似乌龟慢爬的速度往十八楼上升，杨欣如趁乱吃完了她的早餐，当她丢掉垃圾时，所有主管级的干部像是在比第一名到达似的全拥向电梯的门口，准备迎接新任总经理兼为电梯故障一事道歉。

其实她根本兴趣缺缺，反正早晚都会看得到的人，何必大费周章去跟大家挤？何况新任总经理又不一定马上认得她这号人物，多等五分钟又不会死人，干么跟大家一起挤？吃饱了撑着？她才不想当笨蛋。

她当下决定没有她这个秘书迎接总经理是“没关系的，于是她转身往她个人专用的新办公室走去，不过她没能达成这个目的，因才听到电梯发出“叮咚”的声音后，便马上有人高喊她的名字，本来她准备当作没听见的，但是众目睽睽之下总不好如此明目张胆地故意视而不见，当然除非她有重听的隐疾：否则这是不管用的。

“总经理，那位穿红色上衣的就是杨欣如，是您的专任秘书。”张副理遥指杨欣如向李正鸣介绍。

闻言，杨欣如当场在心里咒骂那个张副理真的是大型“IBM”，她缓缓转头拚命挤出她认为是和善的笑容，但她的笑容没维持多久就僵掉了，天可明鉴她真的不敢相信道是事实，果真不是冤家不聚头，她第一个冲动是她一定眼花了，第二个冲动是想尖叫，她猛力地眨眼睛，道……她实在不敢相信，蜜蜂男、冒失鬼就是她的上司！

杨欣如试图安慰自己说不定是另有其人，于是她拚命往他的左边看、右边看、后面看，直到确定没有生面孔之后，她才不得不相信她口中的冒失

鬼竟然就是她新来的上司，或许马上就会变成过去式了也不一定，她内心略带苦涩下意识地想，她大概能破金氏世界纪录，顶头上司还未上任就被炒鱿鱼了，这真是非常人所不能呀！

出乎她意料的，他只是稍稍扬起他左边的眉毛，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便状似傲慢地挥挥手示意她靠近他，至少在杨欣如的眼中看来是如此。

领人薪水得看人办事嘛！尤其是公司众家人马都在场时，不得已她只得硬着头皮向前往他面前一站，才一站定李正鸣倒是很仔细地从头到尾打量她一番，看得杨欣如全身发麻，完全猜不透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停了有一会儿他才慢条斯理地道：“既然是我的秘书，那这里的人请你一一为我介绍。”接着他不着痕迹地往她身旁站去，以只有他俩才听得到的音量附在她耳旁道：“你是不是该接受我撞坏你机车的损失？”“早上你是故意的？”杨欣如不动声色地回他一句。

“那你觉得呢？”李正鸣把他的问题踢回去。

杨欣如真的是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若要她接受，她会觉得太委屈自己，若不接受，他又是自己的直属上司，不接受就是表示不给面子，不给面子她就等着被炒鱿鱼。

而她之前几次对他的恶劣态度早足以使他有权力把她丢出去了，现在的她可说是纪录不良。

杨欣如的反问令李正鸣有点想笑，在确定今天早上在路上认出她骑机车在他前方行驶的同时，他真的有种想报复的想法，不过，一直迟迟没付诸实际行动，脑中只想着当她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正是他时会是怎样一个反应？等他听见他的车头发出一声不妙的声响时，他才查觉到他撞上她的车了，当场她是不可能给他好脸色看的，尤其肇事者又是他时，因为他一露脸她一眼就认出他。

她大小姐二话不说，立即毫不客气地伸出玉腿用鞋跟狠狠地踹他的座车一下现在他车子的引擎盖上的凹痕就是她的杰作，按着便呼啸而去，直到不见人影为止。

一整个早上下来杨欣如如芒刺在背般浑身不自在，因为他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观察她，害得她是坐立不安，就像现在一样，她有点不自在地蠕动身体，他又在看她了她的直觉告诉她……又过了五分钟，杨欣如终于按捺不住了“她转头面向他大叫，“请问你看了了一天看够了没？”他一语不发地挑挑眉，送给她一抹难得的浅浅微笑。

若是别的女人早就心花怒放了，很不巧的是她不是别的女人，只见她挺不耐烦地站起身用力拍桌子，同着他开启的门怒吼，“你到底想怎样？你说好了，不要故作玄虚。”说着，她人已来到他的办公桌前。

她的怒气并未激怒他，此时他脸颊上两漩酒窝隐隐若现，“哦？你对我有意见？”“请、你、不、要、一、直、盯、着、我、看！”她一个字一个字非常清晰地对他讲。

“你怎么知道我是在看你？我看你背后那张画不行吗？”李正鸣露出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告诉她。

“你明明就是在看我，你还不承认！说吧！你是想开除我还是降我职？随便你好了，反正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不但对你大吼大叫，又摆脸色给你看，大不了我走路就是了。”他的表情仍是未变，“你说我一直在看你，难道你一直在注意我？还有，我有说要开除你吗？请问。”李正鸣低头玩弄他手上的

签字笔，口气平静地道。

杨欣如当场语塞，死蜜蜂男！他的话让她不知如何回答，答了不也就表示她一直在观察他吗？这回她可是死也不能承认。

停顿了一会，李正鸣打破沉默，“做我的秘书有两个条件，”他舒展他生了一早上的身体，“第一个必须对我没兴趣。”“你是在暗示我对你不要有任何妄想？你少臭美了，对你这种人我百分之一百没兴趣。”杨欣如义愤填膺、手脚并用地表达她的想法，他算哪根蒜、哪根葱？对啦！是高级蜜蜂男，拿钱倒贴她她还嫌烦。

他在心哀为她打分数，第一关可过。

“第二个要懂得替我过滤不相干的人。

“你所谓不相干的人有没有包括服装表演秀的人？”杨欣如以极尖酸刻薄的言语讽刺他，天晓得光一个早上就有多少个美女走进这闲办公室，每一个不是穿著超迷你的短裙就是穿著超省布料的衣服出现，再不然就是花枝招展珠光宝器抹着要熏死人的香水、光是接待这些小姐她就有些自顾不暇了……尤其是当有美女同时进来时，彼此向对方射出的“必死光”就不知要死多少人了，果真蜜蜂男这封号可不是浪得虚名。

李正鸣为她的话一阵莞尔，“咳！你错了，除了公事以外的人员一律要清除过游。”“我需不需要帮你制作美女名册，跟美女拜访录？”杨欣如脸上摆明了她的不以为然和不屑，她怀疑外界的传言全是真的，要不然，怎么才第一天上班就有一堆花痴闻到蜂蜜香而朊来？李正鸣仰头大笑，为她极富笑料的话赞赏不已，看来有此秘书，他的生活绝不“寂寞”，揩去因笑而挤出的泪水他道：“美女名册跟美女拜访录，还真只有你想得出来。”“不是吗？还要准备一台照相机，只要有美女来访就拍照存证、编号、归档，然后再一人分她们一张刷卡识别证，只要请她们在刷卡机上一刷全部一目了然。”杨欣如正经八百地说。

“嗯！你的建议可以列为考虑，美女名册跟美女拜访录内的名单，全部自动列为不往来户，至于识别证就免了。”李正鸣俏皮地回她。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再有不相干的人来找你，我有权力将她们轰出去喽？”杨欣如对他绽出一抹诡谲的笑。

李正鸣为她副模样差点为之失笑，“嗯！”算是给她的回答。

“我所说的是不管使用何种方法。”她强调。

“嗯！”“那可不要怪我对你那些美女们使用暴力。”她警告他。

当场杨欣如有点发火，他这是啥意思？他当她是他的清道夫？负责帮他处理“嗯！”

反正是该整顿整顿了。”李正鸣无可，无不可地道。

垃圾！该死的男人，她在心里诅咒，不过她一想到她手上所掌握的权力，哈！看那些小姐能拿她怎样？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遇上她算李正鸣倒霉，她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他的女友全数轰光，嘿嘿；这下子看他这只蜜蜂还能风流到哪里去。

李正鸣看着她脸上的变化，先是不快，再来是露出奸奸的笑，看那表情笑得好不惬意，他当然猜得着七、八分她心里所想的，不过那正合了他的意，他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女人的打扰，将不相关的访客减少，他才能够专心致力于他的工作。

其实他也不明白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女人知道他今天到“立羽”来，每

个人来不外乎向他打打招呼，同他探探他的动向，如果长期这样下来公司不被他弄垮才怪，没办法专注在工作上这实在有违他的作风。

“有件事我想问你。

“你问。”“你有没有在星期五餐厅上班？”她神秘兮兮以最小的音量问他。

他为之失笑，这算哪门子的问题？他堂堂立羽企业的总经理会沦落红尘，以出卖色相为生？“那你认为？我像吗？”端正颜色，以再正经不过的口吻回答她的问题。

哎呀！她真笨，这样问他怎么可能真的回答他在星期五餐厅上班？事关名誉问题耶！

说出去这还得了，“是……总经理怎么会做出卖灵肉的事来。”她陪笑地说。

“送有一件。”他一定有在星期五餐厅上班，杨欣如沾沾自喜她的结论的同时，李正鸣又提出了另一个条件，“我想你的机车也该送修了吧！”该死！她的眼神根本摆明相信他一定是在做出卖灵肉的行业。

“机车？”杨欣如一时没会意过来，嘴里喃喃不解他所说的机车。

“被我撞坏的机车，我想我应该有责任要负赔偿的义务，下班后我跟你一起去把你的机车修理好。”李正鸣很有心地道。

尽管杨欣如还是搞不清楚他所指为何，但是她仍旧低下头做自己的事。

第二章

当天下午杨欣如真毫不客气地将每位不相干的访客，有效地遏止在他的那扇门外，没有人例外，而李正鸣更乐得轻松，能够专心地进入情况。

不过他们之间的战争还未完，下班时间一到，杨欣如很高兴地收拾她的东西准备回家时，发现李正鸣站在她的桌前迟迟不肯离去。

“有事？”她满脸怪异地盯着他，口吻里明显在暗示他下班时间已到，她要走人啦！

“是有事。”李正鸣表情认真而肯定地回答她。

“工作不是都做完了吗？”“是做完了。”“那……”“机车。”他简略地说。

“机车？”杨欣如满头雾水。

“你的机车。”他很有耐心地提醒她。

“我的机车？我的机车很好哇！”停顿了一会简略地回想她的机车，霍然想起机车被撞的事，“谁希罕你赔？”对爱车不幸损伤，她一肚子的怨气被他点燃了。

“反正你们有的是钱嘛！喜欢四处去撞别人的车子，不过你等着吧！我才不要你赔！”杨欣如很有个性地拾起她私人的包包甩头就走。

李正鸣对她明显挑衅的言语丝毫不以为忤，仍跟在她后面走出去。

“不行，我一定要赔。”他很坚定地重复他的话。

“不需要，那点损失我还付得起。”她摆明了就是不要他的赔偿。

“我坚持。”“请、你、不、要、跟、着、我！”她索性在办公室门口停下脚步，一百八十度的回头对着他的棕衫说：没办法，谁教他的身高至少比她高出一个头。

“请你说话直视你讲话的对象好吗？这是不礼貌的行为。”他盯视她的头顶纠正她的行为。

“不礼貌？先生、老板，现在是下班时间，你挡着你的员工，不给下班就是礼貌的行为吗？”她对着他的衬衫讲话，只不过这次是反驳他。

“我知道现在是下班时间，不过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私人的事，当然得用下班时间谈了，你忘了？”由于不愿研究她头顶的构造，他将视线停留在她头发上所夹的发饰。

“这就对了，已经解决了，你愿意赔偿，而我决定你不用赔偿，这就是我们讨论的结果。”她的手悄悄地摸到她身后寻找门把，企图以偷跑的方式走掉。

“那是你自己以为的不是我！”他伸手托高她的下巴正视她，也逼她正视他，表情不容一丝的拒绝。

“我是受害者，接不接受赔偿当然得出我来决定？”她无惧地回瞪他一会，手成功地摸到门把，哈！只差一点了，等他把他的手由她的下巴拿掉她就能走人了，她乐观地想。

“想都甭想。”李正鸣由她的眼神轻易看出她的企图，“今天我们得把这件事圆满的解决。”他伸出一双手臂横过她的肩膀压住门，另一只手却仍放在她的下巴上强迫她面对他。“否则谁都别想走。”一阵突如其来的晕眩感顿时让她难以支架，要不是她的背后有一道门可供她支撑，恐怕她早瘫软在地上了，李正鸣的气息很快地在她周围蔓延开来，而她的身体也开始从未过的悸动，她不解这感觉从何而来。

“放开我好吗？”她的声调放软了，声音里多了分妩媚感。

“那你是同意了？”他并未发觉她有何不同，他只知道她已然松懈，是他反攻的大好机会，成功的生意人是绝不错过这绝佳的好机会的，而他并不是傻瓜，当然懂得把握。

她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现在的她只要他离她远一点，不要造成她身体的不适，任何条件她都会答应的，“我接受。”一接到她答应的話，他二话不说立即放开她的下巴及压住门的手，你要去哪家修理车子？他问出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她甩甩头，晕眩感没那么强了，她连吸几口气，顺顺自己的呼吸，“多少钱修理完我请老板开收据：再跟你拿就行了。”有点气自己怎么会道么快就妥协了。

“我要亲自看你的车子修理好。”“你又不会修，看了有什么用？明天来我保证我的车子所有因你而损害的地方、全部都会修好。”她挥挥手，要他不用去了，搞什么嘛！修个机车也待要他出钱的人亲眼看到？让她死了还比较快，她趁他不注意时翻翻白眼。

“我是不会修，但是最起码我可以很确定你的车子已经修好了。”早上他虽然对她只是匆匆一瞥投来得及细看，但他可以很确定，上回被他撞坏的部分都没修，他可不信任她的行事作风。

“相信我的人格，我说会修就会修，你等着，我明天就拿着收据向你请款。”她似轻松的语调告诉他，花钱的是大爷，可得罪不得。

“好，那我诘问你，我上次把你的前车灯撞坏了，你有没有修理？”“我”她的起音可大声了，“当然还没有。”最后却以最低微的声音结尾。

“这不就得了，前车灯坏了都可以不修了，后车灯坏了更可以不用修了，不是吗？”李正鸣一针见血地将问题挑出来，他怀疑她是那种非必要才会自动自发去做的人，否则就等别人三申五令逼得不得已才会去做。

“请问这是威胁吗？”有鉴于她的弱点被他看透，她只得以另一种方式来维护自己。

“这是见人见智，你免得是就是，免得不是就不是。”她的反应更确定了李正鸣的推测。

“好！算你狠。”杨欣如手心朝上伸出手来。

“啊？”“钱哪！”她一副不耐的模样。

“钱？还没修理你就知道多少了？”“我是还不晓得，不过可以用估价的。”“用估价的？你估得出来？”“不是估得出来估不出来，这是看你的心意。你觉得应该是多少就多少了，少了我也认了，多的就当是精神损失吧！”她说得倒是干脆。

“我想还是亲自到机车行，让机车行的老板看看就知道玄际金额了。

“修理机车这事不需劳您这总经理费心，我自会料理，要不我请机车行老板修理完后，开一张收据给我，你就依收据赔我钱好了。”杨欣如死不放弃地挣扎。

“哦！这可不行，我想我得亲眼看到你的车子修好才放心，机车车灯坏掉是很严重的事，尤其是晚上骑在没有路灯的路上多危险。”李正鸣装作没看到她对他射来的心杀光束，坚持一定得陪她去。

“你这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对你是没必要，对我倒是很必要。”李正鸣很是无赖地道。

尽管杨欣如如何争论就是争不过他，她只得放弃说服他，只能约他在一家机车行碰面。

七点我在那家机车行门口等你，如果等不到人，明天他嘿嘿几声警告她不得骗他。

后果会如何？杨欣如对他的警告气在心里却有苦难言，才相处一天，他对她的了解可真透彻，害得她原本欲骗他在机车行白等的计谋胎死腹中，其的是有好几点给他“雪特”！

“知道了！”她无精打彩地回他，“那请问缙经理大人，我现在可以走人了吗？”她用讥诮的口气问他。

“请。”李正鸣对她摆出绅士的 Pose，“那等会见了。”得逞的神情很清楚地表现在他脸上。

“如果能永不再见那更好。”杨欣如以极细微的音量道。

“这可能很难。”他目送她的背影口中喃喃。

走到门口她临时想到，“总经理，你晚上没上班吗？”她转回头没头没脑地问他一句。

“杨、欣、如”“算了，算我没问。”“怎么？没被那堆美女淹死？”杨欣如走后没多久，消失一天的陈光明出现在李正鸣办公室门口，他闲适地靠在门框上以极有兴趣的目光盯视他。

提起此点，李正鸣就有点气，“陈少爷，终于出现啦？”眼前号称他最得力的助手，今天竟然自动自发地消失在他势力可及的范围之内。

“我去台中拜访客户。”他说得可理直气壮了，“一大早还没八点就去了，听说你今天早上被关在电梯里？”他打趣地问。

“拜访客户？嗯，你沓真会选日子。”李正鸣不理睬他的揶揄，讥讽地问他，该死的他竟陷自己于不仁不义之中，今天来访的美女垂中来找陈光明的亦有，只不过因为陈光明不在，只好“顺便”问候一下自己了。

“我这样又错了？”“你是没错，可是你陷我于不仁不义之申，这你要如何赔偿我？”两人心知肚明，蜜蜂满天飞舞的不只是李正鸣一人而已。

“我以为你比较喜欢美女啊，我只是牺牲一点，把所有最美好的都留给你。”陈光明说得可委屈了。

“我比较喜欢？”这话陈光明还真说得出口，不可否认，在公事之余他喜欢，但他最厌恶的就是那些不懂进退的女人。

“不是吗？”话说完他连忙往门外一闪，闪过李正鸣丢过来的书，“下班时间到了一起去吃个便饭如何？”“我们只能在附近吃，我七点有约人。”李正鸣走进进吩咐。

到达李正鸣的停车位，陈光明啧啧有声，“你的车子不是新的吗？怎么会这样？被球K到？”他打量李正鸣车子引擎盖上的凹痕。

“我说撞车撞到的你相不相信？”李正鸣轻扯嘴角，皮笑肉不笑地说。

“你骗鬼啊！撞车会撞到引擎盖？”“那你认为该怎样宁”拉开车门李正鸣坐进驾驶座。

“被人故意砸的。”陈光明绕过车头打开客座的车门，不忘问。

“聪明！”（哇！谁胆子那么大，砸你的车？）（认为我应该在星期五餐厅上班的人）陈光明闻言瞪大眼“真的假的？你是几点到几点的时段？有没有贵宾卡？拿几张送我吧！我请我朋友有空去帮你捧捧场。”“你去死！”七点整，李正鸣很准时地出现在机车行门口，只见杨欣如头戴安全帽地坐在她的机车上，脸上挂了副口罩，“老闯，多少钱请你跟他算，我先走了，谢谢。”语毕启动油门呼呼地经过李正鸣面前进入车阵。

李正鸣连喊都来不及喊，只能眼睁睁地看她骑着机车消失在下班的车阵中。

把李正鸣甩掉的杨欣如可得意了，心情大好，跟她斗？再多等几年吧！

翌日，杨欣如顶着一张尚未清醒的脸，端坐在她的位子上、她完全忘了昨天下班后整李正鸣的事，上班铃一响，她很自动地拿出昨天尚未做完的工作，翻开档案夹，桌上的铃声立即地响起。

“杨小姐，请进来一下。”李正鸣的声音在电话的那头响起。

挂上电话，她很快地站起身，离开她的桌子，往隔壁李正鸣的办公室走去。

她打开门向前走了几步，李正鸣并没有她预期的坐在办公桌前，直觉的她寻着他，四周全没他的影子，难道……她连忙时身，才发觉不知何时门早已无声无息地合上，她连退了几步。

一道突如其来的声音在她耳畔响起，是那么仓卒，杨欣如几乎为之腿软。

“找我？”“你——”杨欣如被他吓得脸色有点苍白，“你少装神弄鬼！”情急之下她慌乱地寻着浮现在脑中的字汇。

“装神弄鬼？嗯！”李正鸣一点也不介意她奇怪的话语，“不晓得是谁故意放上司的鸽子。”他好整以暇地接纸衣服上假想的灰尘。

立即的，杨欣如警觉地注视他，关于昨天的事一点一滴浮现在她脑海，有点懊恼自己为何没早点想到。（呃！关于这件事，我可以解释。）只见李正鸣一边的眉毛挑高，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她急忙为自己争辩，“真的！我没说谎，我是怕妨碍到你的时间……”天晓得她的话有几分可信度，不过李正鸣还是决定给她一个为自己申辩的机会，老天，这女人还真以为他是在星期五餐厅上班的牛郎？“哦？妨碍我的时间？那说来听听如何？也许我会相信，也许我不会相信。”他摊摊双手，似有似无地笑着，他欣赏她因情急而涨红的脸，早在她跨进他办公室的刹那，他由她明净的表情早猜出七、八分，她必定将昨天下班后发生的事情忘得一乾二净了，不过他有信心一定能让她的记忆力重返昨天的。

“这……这个……我……”杨欣如绞尽脑汁，惨的是她平日的录感竟全消失得不见踪影。

“整我真的很快乐吗？”李正鸣靠近她拉拉她的头发，她生动的表情吸引住他，忍不住就是想整她。

他一接近，她的脑袋就又开始昏昏沉沉，“是……”连带的在他的引诱下，她很自然地答是，随即她发现自己的错误，“不是！我是说我绝不是故意要整你的，真的！昨天你跟我约好后，我才想起我跟一个朋友约好要出去，我想跟你打一声招呼就行了，你一定能谅解的，而且你晚上不是还有兼职吗？”她忙不迭地解释。

“晚上兼职？”“当我没说好了，你在星期五餐厅上班的事，我绝对绝对不会讲出去的。”她保证。

“我说过这种话？”这回他怒颜以示。

“没……”“那你打招呼的方式还真特别。”李正鸣将话题转回他的问题上，语气中有几许的挖苦，他昨天只能向她的背影道再见，若这就是她的招呼，那应该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打招呼方式了。

“对啊，我都是这样打招呼的。”杨欣如还接得很顺口。

“不可否认的，你的打招呼真的需要再加强训练一番，做我的秘书，不能用你原有的习惯向访客如此打招呼。”（那……）杨欣如狐疑他所指的究竟为何。

“就是你需要加强训练！”“我不要！”想都没想，她直觉地拒绝：“那么一个约会你觉得怎样？”他真是天底下最卑鄙、最低劣的人类！他充其量也不过是她的上司而已，约会？约会完她还能幸存那才有鬼，她才不屑跟一个在星期五餐厅上班的男人约会，这会有损她的作风，况且这不正是毁了她的好名声，左想右想就是不对。“可不可以换个方式？”她赶忙低声下气地跟他讨价还价。

“换个方式？”他先拉拉袖子再调调领带夹，故作紧张给她看，“我想想，还有一个啦！不过不晓得你肯不肯？”最后才将他早已设好的陷阱摊在她面前等着她跳。

“是什么？”杨欣如充满希望地问道，只要不跟他出去约会，她什么都肯。

“你确定不要跟我约会？”李正鸣很认真地问她。

她回给他一个非常确定的眼神。

“真是可惜了。”他为她感到惋惜，不过对她而言，她可放下心中的石头，“那我开出来的条件你统统要答应。”“我一定答应！”她很是确定。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李正鸣走到他的办公桌打开中间抽屉，直接在最上层拿出一叠纸出来，在她面前扬一扬，“你可以把这个签了。”她马上愣了眼，这是啥东东哇？她有点怕怕的，该不会是要她签下卖身契？不签，说啥也不签，士可杀不可辱，怎可忍受这种屈辱？“怕我把你拖去卖了？”面对她的表情他晒然一笑。

“那是什么？”她满是戒心地盯视在眼前晃动的纸。

“你不看又怎晓得？”她一把抢过他手上的纸，很快地翻开一看研究一会儿，以十分怀疑的眼神看他，有没有搞错？合约书！

“相信你眼前所见的，为了确保我们主雇的关系，我希望你能至少留一年，所以请你在这里签名。”李正鸣指指文件背面预留的签名处。

“你发疯了！”“我没疯，我只是在确保我的权益而已，没什么。”合约书向来是高层主管的专利，以她的经历来说，要找个人替代她是非常容易，根本不需要签什么合约。

“你可以先看看上面的条文再签，我相信你一定满意上面的条文。”李正鸣很是自信地道。

看完合约上的条件，杨欣如很快地签上她的大名，白痴才会白白放弃这大好的机会，光是合约上的薪水就是她现在的两倍，休假更是高达一年二十天，请假不扣钱，这天外飞来的不捡白不捡，她在心里笑得可得意了。

第三章

杨欣如当总经理秘书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她仍处在摸索期，不过令她欣慰的是，会来拜访的莺莺燕燕在她的铁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非但如此，甚至连电话也没人胆敢打来向她挑战，不过这是单指由她经手的电话，其它李正鸣自己的私人专线电话她就不晓得了。

她对她的上司惟一的了解只有他上班绝不迟到，还有他喜欢整齐却不擅长整理，每每都需要她帮他将他自己弄乱的文件重新整理一遍，再归档，还有他可以记下许多他经手的事，但对于找文件就并不挺在行。

但困扰杨欣如的并不是这点，一想起此事就令她百思不解，每每靠近李正鸣她的身体马上出现不适，恶心、想吐、晕眩全朝她袭来，一离开他，人就没事了，她开始怀疑是不是李正鸣身上所涂抹的味道造成的，今天她一定要查清楚，否则她真的快受不了了，尤其她跟他的接触最为频繁，一天里在他的办公室进进出出少说也有十来回以上，这她哪受得了？现在她便是应他的呼唤在拿文件，她很快地由自己身后的柜子抽出一个档案夹，走向李正鸣的办公室。

她敲敲门停顿一下，待里头有响应的声音才推开门进入，“总经理，你要的文件。”“放那里。”李正鸣头也不抬一下，只用手指指他办公桌上的某一角要地放下。

杨欣如依言放在他指示的地方，转身才刚要离开时，却被他唤住。

“对了，美国分公司昨天传来的那份传真放哪去了？”李正鸣目光仍盯着他的资料，头也不抬一下地问。

“总经理，昨天你不是拿去了吗？你说你要研究一下。”杨欣如响应他。

“这个我记得，只是我忘了我丢到哪里去了，你翻翻我的桌子，看看有没有在桌上？”“好的。”说完，她习以为常地在他桌上堆成好几堆的资料中，寻找两张薄薄的传真纸，她将所有能翻的全翻了，但结果是一无所获，于是她转移目标，移动脚步站到李正鸣的身旁，改搜寻被压在他手肘下的那堆散成一坨的文件。

果不其然，才往他身旁一站，恶心想吐的感觉没来由得升上来，杨欣如鼓起勇气地说：“总经理，你……”她住了口，因她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来形容，于是迟疑那是不是只是她自己的心理感觉。“算了。”杨欣如打算放弃她的问题，或许只是还在适应期，才会有这种身体不适的反应，她为自己找理由。

“怎么不问了？有问题就提出来，你看我是那种不讲理的人吗？”李正鸣抬起头来问道。

“我们靠近时，你有没有那种恶心想吐的感觉？”见李正鸣以奇异的眼光看着她，杨欣如连忙更改她的话，“不，我是说……呃，这个怎么讲？我看我还是不要问好了，说了你也不一定知道。”怪了，她的脸好象火烧一样，脸怎么热热的？她挥挥手要作罢。

“你不说，我又怎能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李正鸣专注在她身上。

“好，我说，可是你不能怪我。”受不了他的注视，杨欣如晕眩的感觉更强烈了，她不自由地退了几步，极力地想抗拒这种不适感，为什么当他看着她时，这感觉更强烈？她感到疑惑。好啦！这问题是她提出的，所以她今天势必得给他知道，让他能够解答她的问题，不然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虽然做他的秘书日子并不是很久，但光凭他工作给人的感觉就是既然说出口了，就不能吞回问题。

李正鸣干脆站起来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有问题尽管说出来好了，身为我的私人秘书，你拥有其它人没有的特权。”他的靠近更令杨欣如不自由地连退几步。“怎么？我会吃人？”他怪异地看着她。

“不！你不会……呃……”杨欣如略带结巴地说，“我是说你身上有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東西？譬如说古龙水之类的。”终于，梗在她心头很久的问题得以道出。

“这跟你的问题有关系吗？”李正鸣向她迈进。

杨欣如见他逐渐接近她，下意识地往后退几步。“因为每次一靠近你，我就会恶心想吐，我想了好久，才觉得是不是你身上的味道所造成……”她退到碰墙才停止，下意识不停地绞扭她的双手，有点不知所措，查心她话是否太伤人。

“嗯，靠近我的时候？靠多远？”李正鸣若有所思地朝她接近。“这样吗？”他又向前跨了两步，“还是这样？”“请你不要再接近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很不舒服！”眼见他愈靠愈近的身形，她困难地吞口口水，情急之下急忙脱口要他不要再靠近她。

“哦？那究竟我们之间的安全距离是多远？”李正鸣挑高他的双眉以示他的不悦。

“这……这样就行……行了！”杨欣如因为专注在与他的距离上，没看见他的表情，只是身子猛朝身后的墙壁挤去，奋力挥手要他定住不动。

他好笑地看她拚命向墙壁挤，恍若能将自己挤进墙里似的。

不期然地他以令杨欣如不及掩耳的快速动作欺近，她反应不及，全身笼罩在他的气息之下，晕眩的感觉比任何时候都来得强。

就在杨欣如全身发软之际，李正鸣双手有力地撑起她，她只能半依着墙、半依着他，才不致滑落地面，她很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呼吸声，耳朵嗡嗡作响，直到电话铃声打破他们之间的沉寂。

李正鸣不理睬电话，一语不发且若有所思地看了她几秒，她感觉自己心跳加速，甚至脊背感到她的体温向上窜升，直到他转身去接电话，杨欣如才松口气，整个人像消了气的气球瘫坐在地板上，努力好久才控制住她的身体，顾不得困扰她许久的问题，赶忙朝门外直奔，抛下正接听电话的李正鸣走出他的办公室。

李正鸣望着她的背影若有所思地扯了扯嘴角，或许他该换个秘书了，毕竟她仍不如他所想的不受他吸引，不知不觉中，他眼中蒙上了一层阴郁，她究竟是在玩弄他抑或不是假装的？好不容易平息自己飘忽不定的心，杨欣如满是想不透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靠李正鸣愈近，她的心绪恍若不止是恶心、晕眩、想吐，其中还掺着些许不安的因子，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会不会是对他有恐惧症？还是因为见过他后就开始倒霉，楣运一直跟着她，以至于引起她手上水晶磁场磁性产生变化？这只是过度期，只要身体一适应就好了。

她将道不安定的心绪归咎于朋友送她的水晶手炼，最近水晶开始风行起来，而且据说水晶有它自己的磁场，不能随便让别人摸，会不会有可能当别人靠近时，或多或少也会影响到水晶的磁场？杨欣如联想到她朋友送她水晶时告诉她的信息，乐观的她直往好处想。水晶这东西实在是太神奇了，果然是有磁场的东西，有空一定要跟朋友说，她的亲身体验，但首先她得先把罪魁祸首拔掉，不考虑地她拿掉右手手腕上的水晶手炼，收到她的包包里。

自认为找到问题症结，连带心情跟着转好，杨欣如马上专心地投入她的工作，时间飞快消逝，当地抬头时已是下午五点整，还有一个小时就下班了，她开心地想，乃是此刻有一位比美女级更像美女的美女正走进她的办公室。

杨欣如着迷地注视她，俏丽的短发、白皙的肌府，加上她身上一制咖啡色的洋装，称她为美女也不为过，隐隐约约的香水味朝杨欣如的鼻下掠过，她不止是美，简直是迷人，杨欣如想。

“对不起，我找李正鸣。”李婷婷轻轻地道，声音若有似无的柔柔嫩嫩的，听在杨欣如耳旁恍若天籁。

“请问你贵姓？”杨欣如和悦地回她。

“我叫李婷婷，麻烦你通报一声。”“请你等一下。”不似以往使用各种借口将属于美女级的访客全拦在外头，她拿起桌上的电话拨起内线电话，几秒之后她请李婷婷入内。

“谢谢。”李婷婷向她微微一颌首，走进李正鸣的办公室，留下淡淡的香水味，若有似无地飘荡在杨欣如四周围。

杨欣如颇有感触地想，果然是美女，长得不但美，讲话礼貌也都是一流的。李婷婷对她的冲堆实在太大了，她这辈子要比得上人家的一半那就好了，叹口气摇摇头地重新埋首于自己的工作中。

“大哥，你真不够意思，要回来也不通知一声，明明知道我忙，还故意这样整我，老实说回来多久了？”李婷婷一进到李正鸣的办公室内忍不住向

他抱怨，要不是她在闲暇中无意看到一位工作同仁拿着一本杂志在看，封面上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李正鸣本人，她还不晓得他已经回台湾了。

“听你这话，好象不是挺有诚意来看我的；是不是另有目的？”李正鸣抬起头来，意有所指地说。

“我哪有！我第一个就是上来看你，竟说我另有目的？”李婷婷不依地说。

“怕只怕看我是顺便，我算第几级啊，对不对？”他打趣地说，没半点要放过她的倾向。

“我真的是来看你的！我保证。”她很诚心地拍拍胸脯说。

他们兄妹年纪上虽有点差距，但感情向来很好，尤其李正鸣非常的爱护妹妹，只要他有的，李婷婷一定也有一份，加上李婷婷又是他们家族中惟一的一个女孩子，更是备受争宠，堂哥、堂弟们莫不将她放在掌心里疼得不得了，只要有好的绝不会缺她李婷婷一份。

“这个啊，你是不是来看我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应该要说你不够意思吧，工作排得满满的，连身为你大哥的我都没法找到你的人，怎能说是我的错？”李正鸣笑笑，随手拿起一本当案夹敲了下她的头。

婷婷这妮子也真奇怪，好好的自个家的企业不待，就非得在演艺界混，说什么演艺界混起来比在公司朝九晚五的来得刺激，起先大家对她抱着不帮她不出几天她就会自动放弃，但想不到她并没用什么关系，而且还真的不小心让她混出了个名堂，这下可好，叫她退出是不可能的了，谁教她是出名的拗，只要是她下定决心要的，没有一样逃得过她的手掌心，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外界并不晓得她是李氏企业的一分子。

“大哥，你还是没变，还是一样喜欢敲我的头，我已经长大了耶！”李婷婷捂住被敲痛的部位，边来回揉着还不忘向他抗议他非人性的作法。“小心我的影迷跑来把你大卸八块。”“嘿嘿！你以为道样我就怕了？”李正鸣对她不怀好意地干笑，“反正都已经敲了，不如……”抬高他手中的档案夹瞄准李婷婷，一张狰狞的脸面向她。

李婷婷不等他手落下早跑得老远，边跑还边叫，“打妹妹是不道德的！”“没听过吗？打是情、骂是爱，对自己的亲妹妹当然是既要打又要骂了，不然会被人家说我这个做哥哥的不懂得疼妹妹。”“救命哇！谁来救救我！”李婷婷哇哇大叫。

“你今天就认命吧！没有人会来救你的！”李正鸣不客气地对她虎视眈眈。奸奸的笑容明显表现在他脸上。

“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晚上是要陪我去吃饭呢？还是要接受我的酷刑。”他故意表现出一副恨不得把她拆了的表情。

“如果不陪你吃饭结果会怎样？”李婷婷佯装不解的模样。

“不会怎样，我只会把你的骨头一根根拆了。”他的表情凶恶。

忍不住的李婷婷咯咯笑出声，“听你的声音好象根本就不想把我拆了，不过如果你愿意请客的话……我可以勉强接受。”“才勉强接受？跟我吃个饭有那么痛苦？”“是不会很痛苦，怕是怕明天的报纸头条会出现李婷婷的小白脸 李正鸣。”李婷婷很是正经地道。

“该担心的是我吧！上头会贴上我的照片，标题是李正鸣的新欢——李婷婷。”“哈！如果这样一定会有人气疯了。”李婷婷开心地说。

“不是该说某间报社不小心被告毁谤。”“不是说有人脸会绿掉。”李婷婷

更正。

说完两人相视而笑。

甬说，脸会绿掉的绝不会是他们年轻人，而是他们的长辈，兄妹乱伦成何体统！

一颗头颅在陈光明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的，陈光明由眼角看得一清二楚，他假意地拨了通电话。

等了几秒后，他说道：“喂，曼妮？是我啦！我是提醒你，晚一点要接你去吃饭，要记得。”“嗯……我知道……我会的。”到最后他还煞有其事地对着话筒送一记飞吻。

外头的李婷婷听得正入迷时门霍地被一拉，整个人顿时失去依靠地往内倒去，被陈光明接个正着。

“瞧瞧，道是谁啊！商业间谍在偷听我的电话？”他抱住她；对着她的脸啧啧有声地道，“还是位美女！”“你是故意的”躺在他怀里的李婷婷轻声指责他。

她的指责单单只引起他的轰然大笑，他的胸腔因笑而有力地振动着，振得在他怀里的她有点心神荡漾。

“还笑！不准笑！”李婷婷恼羞成怒地要他停止笑声，“还有放开我！”对她严厉的指责，他非但没停止，还持续地笑着，不过他还是乖乖地放开她，把门关上杜绝门外的人窥视。

“你不是一向很忙？今天终于有空来了？”她气急败坏的神情向来最吸引他，尤其它最爱看她因愤怒而涨红的脸，陈光明也不急着安抚她，反而紧抓着她不放。

“我……我是来……来看我大哥的，就……就顺道来看看你。”她略带口吃地说，不知怎的，为何只要一遇到他，她的口齿伶俐就派不上用场，一向如此，没有一次例外。

“只是顺道？那为何不光明正大的进来，还在门外探头探脑的？”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幸好没被别人看见，否则还真有损她在萤光幕前的形象。

“你啊！不怕被你媒体记者发现这位巨星像个小偷似地躲在门外偷窥别人？”“才不会，我是看好没人才……”她连忙捂住嘴，完了！不小心说漏嘴了。

“看你！都老大不小了还玩小孩子的游戏。”他忍不住伸出食指点点她的头。

“陈大哥！你在取笑我！”“我哪敢取笑你。”“陈大哥，你晚上是不是真的有约会？”绕了一大圈原来小妮子是另有目的。

“是有。”他坦承。

带着深深的失落感，她马上很没力气地说：“算了，我本来要找你出去吃饭的。”失望之意明颖地在她脸上显露出来。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吃饭！我特地把晚餐时间空出来就是在等你。”陈光明的话立即让她恢复信心，只见她双眸发亮，“真的？陈大哥你真坏！故意整我！”“嗯，我是故意的”陈光明嘴中喃喃：他的目光停留在她的红唇上。

“陈大哥？”李婷婷有点迷惑。

“嘘”他要求她噤声。

他的唇轻轻落下，这吻是他向往已久，许多年了他一直迟迟未行动，

这次回来，他是下定决心要把佳人娶到手。

正当两人吻得难分难舍时，一阵掩饰的咳嗽声裨起，阻断了他们的热吻。

李正鸣清清喉咙，“我想我们可以去吃饭了吧！”他的视线礼貌地停留在天花板上，表示他非礼勿视的高贵情操。

抱在一起的两人飞快分开，李婷婷是满脸的潮红，陈光明则若无其事的样子。

“你忙完了？”陈光明问。

“就等你们两位肯赏光了。”李正鸣的眼里藏满兴趣，透过他的眼神他告诉陈光明他要知道一切。

“今天我请客。”“大哥！”李婷婷有点羞怯。

“我请客不好？”李正鸣故意捉弄她。

陈光明拉过李婷婷的小手，透过手心安抚她，“老板请客当然很乐意了。”拿掉水晶手炼还是没用！一接近李正鸣，一股再熟悉不过的难过感迅速涌上胸口，杨欣如很是泄气，她安在是找不出原因。

“你又开始会恶心想吐？”李正鸣问道。

“嗯！”杨欣如坦承不讳，反正这也不值得隐瞒。

“你先去把门锁上。”“呃？”“我知道你那是什么毛病了，我想或许我有办法帮你。”见杨欣如一脸欣然接受的样子，他心里有点冷笑，偶尔换换口味也不错，尽管享受吧！今天过后就把她扫地出门，想钓他？等下辈子看他会不会善心大发！

“真的！太好了，什么方法？”她很快将门锁上以后，匆忙小跑步到他的桌前站定，等候他下的命令。

“你先过来一点。”李正鸣安适地坐在他的办公椅指挥她。

杨欣如很快地移动她的脚步到办公桌的侧边立定站好。

“还不够近。”他摇头，“你可以站在这里。”他干脆指指他椅子旁要她站在他指定的位置。

“可是……”杨欣如迟疑了，到他的旁边？那不是会更严重吗？站在这个位置已经是她所能忍受的最极限了，再近一点那会更不舒服。

“你不相信我？”李王鸣拿出主管的威严，质疑她的犹豫不决。

杨欣如被他这样一说，马上以最快速度站上他指定的位置。

李正鸣转动椅子与她面对面，他张开大腿要她站在他的大腿间。

杨欣如想起原来如此，他是要她熟悉他，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处芝兰之室而不闻芝兰之香，大概是指这个道理吧！不疑有他的，她一脚就跨进他的双腿间。

李正鸣示意她弯下腰，等她发觉他的目的时早已太晚了。

“总……”杨欣如的声音很快地逸去。

李正鸣轻巧地挪动他的只手，一手强压下她的头，一手同时强拦住她的腰，一个转眼她已坐在他的大腿上，不容拒绝的，他的唇轻轻地刷过她的朱唇，像是被电到一样，一股奇异的电流通过他们彼此的身体，红潮很快地爬上她的双颊，令她呆住了。

在她呆愣的那刻他霸道地占进她的唇，他的手转而托高她的下巴给予一记令她难忘的吻，他的舌尖来回地在她唇上徘徊、流连，直到她忍不住轻叹一声，才迅速探进她唇瓣，强硬地要她接受他的入侵，她感觉自己开始融

化……融化……她醉了，醉在他的吻里，她无力挣扎，只能呆呆地任由他……这就是办公室的春天吗？好久好久才回过神的杨欣如，脑中惟一想到的即是这句话，按着她发现自己跟他的身体竟赤裸裸地交缠在一起，躺在办公室的地毯上，他的嘴亲吻她的肩窝处，而他的手则不老实地在她身上游移，而她全身懒洋洋的一点都不想动。

“把工作辞了，做我的情妇。”李正鸣接近耳语地道，他很讶异他是她的第一个男人，但可能吗？一个女人很坦白地向一个男人叙述她对他的欲望，那种女人会是纯真；毫无经历的女人吗？想归想，但他仍把道问题甩向一旁，他要揪出她的真面目来，待她坦承不讳后，立即将她扫地出门。

不过他没料到她给他的反应并不如他所预期那般。

立即的，杨欣如全身僵硬地一把推开他，僵直着身体为自己穿戴整齐后，她不留情地甩了李正鸣一耳光。“我不可能会放弃我的工作的，况且你有什么资格养情妇？你专门让女人包养就行了。”她不犹豫地转身。“你要情妇去找你那些莺莺燕燕！”说完，她迈开大步欲离开。

冷不防的，李正鸣光着身躯由后头环抱住她。

“放手！”她扭动身体企图摆脱他。

“怎么翻脸啦！”他下颚靠在她的肩膀上对她的脸颊吹气，皮笑肉不笑地对她道，玩这种拒绝的游戏？明明心里想要得很，偏偏就摆出一副很不屑的样子，李正鸣在心里暗哼，纵使他对她污蔑他是牛郎这档事，但他还是勉强忍下来了。

杨欣如脱口就是一句，“你放心！我绝不会为了一点点肉体关系就缠着你，人是有欲望的东西，当然有时会控制不住，就像……就像……”她努力地为自己找台词，“春天到的时候路边的野狗都会，呃……在大马路上做那个。”“你是说做我们刚做的事吗？”李正鸣忍不住伸出舌头舔舐她的耳垂，不管理智正告诉他，她是在施展计谋等着他上钩，但他就是想逗她，看看她会有什么反应。

他着迷地盯视她脸颊由浅到深地泛红，他深深感觉到自己肉体上的变化，更奇怪的是他并无任何压抑的想法。

“那是什么？”杨欣如对他的沉默感到讶异，直到她女性的直觉告诉她事情有异，但李正鸣的话打断她的思绪，“你感觉到了对不对？”他的声音含带几许的沙哑，粗粗的听起来十分感性，但仍令她猜不透他所指为何。

“感觉到什……”杨欣如为李正鸣朝她背部贴合上来的身軀吓到。“那是什么东西？”很自然的，她对自己不解的事提出疑问。

李正鸣为之失笑，她难道感觉不到他的欲望？在他们如此紧贴在一起时，她竟问他那是什么？“那东西好硬，你不要靠得我那么近。”杨欣如试图推开他。

“不！不要动！”李正鸣要求她，但太慢了，她扭动的腰部加速他们身体间的摩擦，这对他而言只会更加燃烧起他的欲望，他再也忍不住地封住她的唇，再度占有她。

待缠绵后，杨欣如很有自知之明地快速整理自己，用最快的速度为自己穿戴整齐，临走出办公室前她回头对李正鸣很严肃地道：“我希望你不要以为我们发生了这种关系就死缠着我，我得待满一年才能离开，所以请你离我远一点。”说完便关上门。

靠在门扉上，杨欣如抱着自己，不敢相信竟会发生这种事，想了一会

儿，她走到她的办公桌旁，拉开放置包包的抽屉，拿出她的皮包抽出几张钞票。

旋身，她不经敲门，夹带着一股旋风走向目标，将手中全数的钞票塞进李正鸣的手中。“我不知道你的身价多少，这些度夜资先给你，不够再跟我算。”说完跟来时一样闪出去。

李正鸣呆望手中她硬塞给他的钞票，这对他算是一种污屏。她对他是存着怎样的一个想法？她对待他的表现已明白表示，她对他绝对没有非分之想，他很不喜欢这样的结果。

第四章

陈光明很快察觉不一样之处，当他一如往常地经过杨欣如面前走进李正鸣办公室时，他发觉事情有异，“欣如，你不舒服？”他靠在她桌前关心地问，在长期的频繁接触下彼此已是非常熟悉。“你脸色怪怪的。”被他这一说她更形紧张，她摸摸自己的脸颊，“有吗？”“你的脸有点苍白。”陈光明照实说。

“是这样，我是肚子有点痛，可能是吃坏肚子的关系，等一下就好了。”

“不舒服你可以请假回去，不要硬撑。”他给她中肯的建议。

杨欣如摇摇头，拒绝他的好意，“不用了。”“如果你不好意思请假的话，我可以代你向正鸣说一声，我向你保证，他人很好的，他不是会虐待员工的那种人。”“不用了，真的，不需要。”她很确定地摇摇头。

“好吧！如果你认为不用的话我也不勉强。”说完他径自走进李正鸣的办公室。

走进，陈光明关上门，“你是不是丢给欣如太多工作？”他劈头就问。

想不到坐在里头的李正鸣也好不到哪里去。“你想会有多少的工作可以让她做？我是那种人吗？”他口气很是不好地回骂道。

“嘿！你们都吃错药了是不是？”陈光明忍不住了，光秘书一个人看起来怪怪的也就算了，连头头都同一副吃错药的态度。

“比吃错药还糟。”李正鸣小声咕哝。

“那请问一下，发生什么事？”他这话可激起了陈光明的好奇了，立即追问着他。

李正鸣表情很糟糕地说：“不小心天雷勾动地火还会有啥好事？”陈光明活像生吞了一颗鸡蛋，他困难地吞咽一口口水，“你说什么？”他的音阶再高个几阶就快变成尖叫声了，不可置信地挖挖他的耳朵。“你再说一次。”生怕自己听错遂要求李正鸣再说清楚。

“我说得很清楚了，我想你也没听错。”两颗眼珠子挂在李正鸣的脸上只差没掉出来，“我不相信！”陈光明高喊，李正鸣的话给予他太大的震撼。

“事实已经造成。”李正鸣不想多做解释，“这些是我的酬劳。”他由左边抽屉最上层拿出几张钞票，展示他有生以来跟女人发生关系的第一次“回收”。

停了几秒，陈光明才得以找到他的声音，“酬劳？在这里？这闲办公

室？”跟女人发生关系还有钱拿？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李正鸣点点头。

“你真干了！”他惊叹。

“好了，你想知道的你都知道了，请问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李正鸣神情一整，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明白暗示陈光明，他希望到此为止不要再问下去了。

陈光明也不是笨人，一点就通，他马上进入主题，是这样的那天其余的时间李正鸣的心思全环绕在杨欣如的话语中，若一切是真实的，那他确实确实是她的第一个男人，他们做爱后留下的血渍既不是他的，那定是她的，从他有女人以来他的作风是绝不碰处女，只要是乖乖型的女孩向来是他最忌讳的，现在或许真破了他的大忌，但这震撼绝不比她临走前丢下的话给予他的打击还来得大，这个女人！

还塞钱给他。

她是他有始以来与他发生过关系的女性中，第一个也是惟一个表现出不以为然的女人，甚至还能装作一切没发生过这可由当天杨欣如的表现可看得出来，他对他的态度跟往常一样，所有应对、进退及举止，跟其它与他发生过关系后的女人完全不同，这令他苦恼。

尽管杨欣如已对他放话，但他对她的兴趣却有增无减，想着想着，体内的骚动又起，望着脚下车辆的车灯，及眼前万家灯火，他不禁开始分不清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或许这只是他一时的迷恋而已。

深吸口气，他转身拉上落地窗的窗帘坐上床，这一夜真是难过的一夜，辗转反侧就是难以成眠，此时电话铃突然响起。

“喂？”他不耐烦地拿起话筒有点快快不乐电话的打扰。

听完电话他翻身跳起，穿上衣服，拿起放在茶几上的钥匙走出去。

上车后的他开往一家里头烟雾弥漫的 PUB，震耳的音乐轰轰作响，他习以为常地穿过人群目光，锐利地梭巡他的目标，很快的，他找到他的目标，向前走了去。

“莉儿？”坐在卡座中的女子抬起头，一双迷蒙的双眼有意无意地扫视他，“啊！正鸣，你来了，我等得都快睡着了。”“我接到你的电话马上就过来了。”他很自动地为自己找张椅子坐下。

“我就觉得等好久了！”她半睁眼，“好久没看到你了，你请的那个女秘书很凶，白天打去你的公司，说什么就是不肯帮我转电话给你。”她埋怨着。

“是我吩咐她的，我不希望私事影响到我的公事。”李正鸣扯扯嘴角，同她解释。

“来，为了罚你，你把这杯酒给喝了。”莉儿伸出已有些颤抖的手，极不稳地指指放在她面前那杯显然还未动过的酒。

二话不说，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他摇摇空空的玻璃杯展示给莉儿看。

“喝完了，我送你回去。”他放下杯子挥手招来服务生要结帐。

“我还没玩够，我不要回去。”莉儿摇晃着头拒绝他的好意。

他由口袋掏出他的皮夹抽出三张仟元大钞，派给服务生，“不用找了。”旋即转头拉拉莉儿，“我们走了。”“不要，现在还很早，我还不要回去。”莉儿伸出手拍拍他的胸膛。“你才刚来就要走了？”不由分说的，他边哄着她边费了好一番力气，才把莉儿送到她家。“莉儿，你门的钥匙放哪里？”“今晚留下来陪我好吗？正鸣，我们已经好久没在一起了。”莉儿一双手挂在他的脖子上、整个身体向他贴近。

“莉儿，不要道样，别人会看到的。”他拉开她的手，要她住手。

“对！对！会有人看到，不能在道里，你等等，我拿钥匙。”说着她拉开她的包包拿出一串钥匙。

待两人进到屋里，莉儿又黏上来了。“正鸣，现在都没人可以了吗？”她的唇已迫不及待地贴上他的唇。

他呆呆地站在那里任由她对他又啃又咬，他的身体没半分的反应，不只是莉儿感到奇怪，就连他自己也觉得有异。

“有心事？”莉儿放开他，自己坐到椅子上。

李正鸣沉默不语。

“这不是你，我认识的你不是遗样的，你是那么热情，从我认识你到现在这是第一次这样。”她张开十只手指头检视上面涂抹的指甲油，有点剥落，是该洗掉重涂了，她收起自己的手放在膝上。

他无有以对，现在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又该如何回答她。

“你该回去了。”她冷漠地说。

听到莉儿的逐客令，李正鸣很快地走近门旁拉开门，“我走了，再见。”“你以后不会再来了对不对？”她口吻淡淡的像是闲话家常一般，一点也没有离别依依的味道。

“我不知道。”抛下这句话，他大步一跨跨出她的大门。

“你不会再来了！”莉儿由椅子上站了起来。“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相信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只希望你结婚的时候能寄张喜帖给我，至少我想知道是哪个女人得到你最终的爱。”“我会的！”李正鸣一路不回头地离开她家直奔他私人的公寓而去。

在回到家后，浪浓的思绪仍不停地萦绕着他，今晚他伴着不安的情绪入眠。

隔日李正鸣带着昨日的倦意很早就到办公室，想了一夜他终究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肉体的渴望却又加深一点。

当杨欣如以她那不变应万变的表情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时，他心中顿时有了结论 他决定要收杨欣如做他的女人，这想法初浮现时虽令他内心徘徊，举棋不定，但也仅仅一下下的时间而已，按着他快刀斩乱麻地给了自己一个决定。

杨欣如忍不住瞄他一眼，他跟平常她每天的例行性报告时的反应不一样，哪里有点怪她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他的眼神.....对！就是他的眼神怪怪的，像是在算计什么，她已经把钱给他了，昨天是金钱交易，她都没欠他了他还想怎样？她禁不住地提高警觉，自从昨天在这间办公室里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她的心还未平复，她昨天下班回去已经发誓一定要履行合约上的约定，不论如何势必这职位要做满一年，两百万耶！两百万的违约金她哪担得起哇！她家又不是开银行印钞票的，两百万，以她的薪水再赚个四、五年再加不吃不喝也不保证赚得到。

李正鸣仔细观察她的神色，她的眼神不定，但他非常肯定绝不是在想用什么方法离开这问公司，最有可能的是如何把他排除在她的名单之外，因为昨天她坚定不移的话已表达得很明白透彻了。

李正鸣趁她发呆之际，悄悄靠近她以便施行他的计者，“在想什么？”他趁隙问她。

“我在想.....哇！你干么？”杨欣如反应过度地很快跳离他可及的势力

范围，她真的很怕再发生类似昨天的情况，对她而言一次就足够了，不需要等到发生第二次才知道后悔，现在她惟一能做的事就是把李正鸣当作危险人物，能离多远就离多远。

李正鸣不动声色又朝她靠近，“我只是想看看你手上的行事历而已。”他举高双手表示他的清白。

杨欣如也不多想，就把行事历放他手上一堆，怕再和他更接近，手远远地一伸，“喏！拿去，你慢慢研究，看完再还我。”她果然上当了，他伸出手在她还来得及收回手之前握住她的手，并一个用力将她拉进他怀里。

杨欣如一驚，他手中的温度提醒了她昨天在道间办公室里缠绵悱恻的激情事，手一松，行事历掉在地上，她的背紧紧地贴住他的胸膛使她一时忘记挣扎。

“你拿错了，那是我的手。”她提醒他。

“我知道。”她该死的脸像只饱受惊吓的羔羊，而神情明白地告诉了他，她并未将昨日的事忘怀，但道事谁又忘得了？他在心里暗忖，他内心还存着几许沾沾自喜，毕竟他对她还是有影响力的。

“行事历掉了。”她还未察觉他别有所图，仍呆呆地靠在他怀里告诉他东西掉了。

“我知道。”“你不捡起来？”她听到自己跟他的心跳了，他的胸部好硬，但又很有安全感，她好想好想就跟他保持这个姿势。

“不用了，我要的东西已经拿到了。”“你要的东西？”杨欣如搞不清楚他所指为何。

猝不及防，李正鸣为她翻个身使她整个身体面对他，“就是这个。”他快速说完他要的，然后很快用唇封住她。

利用空档，她提醒他，“我没那么多钱再请你提供服务。”“我有说要跟你要报酬吗？”说完他不容她反抗，即低下头。

她心里只来得及警告自己小心，接着就完全无能为力了。

这是极尽缠绵的一吻，不容拒绝，只有他，全世界只有他跟她，这是杨欣如在丧失所有理智前惟一的想，按着浪潮迅速地淹没她……“嗯……嗯……”蒙眬间，杨欣如听到奇怪的呻吟声，她翻转过身子，直到受不了了才睁开眼，赫然发觉怪声音是由她的喉咙发出的。

“你醒了？”李正鸣抬起因激情而迷蒙的双眼看她，他的唇正肆无忌惮地贴着她的胸部，而手更在她身上摸索着。

睡神马上远离她，“你怎么在这里？”她小心翼翼地从小床上坐起来。

“你睡着了，我好无聊，你都不理我。”像个要不到糖吃的小男孩，他埋怨着。

“你要赔我的精神损失。”说完他立刻一个翻身将她紧紧压在他的身下。

杨欣如的身体全部觅醒了，他在她身上游移，而他的唇则热切地贴上她的唇，不让她有开口的机会，他懂她全身的敏感处在哪，而只能任由他，令欲望之火熊熊地燃烧，燃烧……努力喘息呼吸新鲜空气的杨欣如，气都还没顺过来，他的声音已然响起。“跟我一起住好吗？”男人都是猪！他以为她是谁？她岂能任他呼来唤去的？未等地的回答，他的手悄悄地滑上她的身体。

“不要！”立即的，他收回他的手。“不要？”他坐起来，转身低头俯视她，双手撑在她头的两侧。

“你说清楚一点。”“我不要！”她咬字清晰地回答，并直视进他的眼里。

他迅速翻身从床上站到地板，“起来，我送你回去。”他的表情严厉得没有一丝笑容，连先前的温柔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杨欣如跟着他光着身体站到地板上，一语不发地收拾起丢在地上的衣物，用最快的速度穿上她的衣服。

整装完毕，“好了。”她只简略的告知他她穿好了，可以离开了。

两李正鸣早俨然已穿戴整齐在一旁等地，他拉开门率先走出门外，丢下她一个人在房里，杨欣如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抬手看一看手表，凌晨一点半，然后跨出脚步跟在他后头出去。

杨欣如原以为这问套房是李正鸣的朋友因出国请他暂时保管，而他却用来作为他们幽会的场所，殊不知其实这是李正鸣基于他们之间变相的关系，为减少她的经济负担而背着她租的套房。

他们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渴望彼此的肉体关系，每一次接触都只更加加强对对方的欲望，欲火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烧不可收拾，白天他们尽可能地维持上司与部属的关系，晚上则是他们利用来燃烧肉体的时刻。

“我送你回去。”在等电梯的同时，李正鸣以坚定的口吻说。

“不用，我骑车回去就可以了。”若以往在现在这种半夜时分，她一定会让他送她回去的，但是以他现在的情况看来，她还是少惹他为妙。

“这个时候一个人骑机车回去太危险了。”他不理会她的拒绝。

半夜时刻，电梯很快到达他们所在的楼层，门缓缓滑开，除了电梯里抽风机呼呼作响的声音外，别无杂音，里头空荡荡没有半个人。

两人同时站了进去，杨欣如按了他们停车的所在 B1。“我怕明天起不来，我还是骑机车回去好了。”“我送你回去。”她决定保持沉默，不理睬他，打开包包的拉链掏着她的机车钥匙，一找到钥匙就把钥匙紧紧握在手心。

电梯到达 B1 她很快冲出去，想赶在李正鸣阻止之前骑着她的机车走人，他像是算准了她会如此做，尽管他在生气中，在步出电梯的同时还是一把拉住她，“不要走太快！”丧失了先机她只得败阵下来由着他摆布，再挣扎也没用她很了解，一旦他决定的事几乎很难让他改变主意，这是工作时她对他的了解。

地下停车场非常昏暗，只有走道上有几盏发黄的灯照耀，而停车场的空旷及处于密闭空间，所以回音很大，他们走路脚步声显得很大、很驚人，而移动所造成的影子在灯光效应下变得很诡谲。

杨欣如抚抚手臂上凸起的疙瘩走得有点心驚肉跳。

“这么没胆还想走第一个？”李正鸣取笑她把她不自觉中表现出来略带孩子气的动作看在眼里，很快怒气消了一半。

“可是你不会觉得有点可怕？四周都没人，只有我们的脚步声，还有我们的影子。”说着，她更向他偎靠。

他缩紧自己放在她肩膀处的手，“平时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可是我还是有点浑身发凉，如果不是有你，我才不敢下来这里，都没人。”她的话才刚落下，一辆汽车的车灯突地向他们照来，吓得她当场直往他怀里躲。

“没事，是车子，你不要怕成这样好不好？”李正鸣安慰她。

“喔！是车子，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满脸惊惧的她抬头看他。

“人吓人会吓死人，你哦！”他点点杨欣如的鼻头，推推她。“上车了。”

说完放开她绕到另一头。

她吐吐舌头，原来他的车子到了，少了他的温暖，她皱皱眉头飞快拉开车门钻进驾驶座旁，“砰”地用力关上车门看到她可爱的神情先前的不悦早已烟消云散，今天的讨论就此结束，但不表示他已经放弃说服她搬进他的房子，他会再找机会游说她的，他会一说再说直到她同意。

他不想在大半夜的还得从床上爬起来送她回家再绕回他的住处，偶而为之还不错，但长久下来真的是有点累人。

“你想继续做她的……呃……，”陈光明说话的表情有点像是被呛到。“情夫多久？”堂堂一个大企业的总经理做一个女人的情夫，若是别人还说得过去，但别人不挑竟挑自己的秘书。

“我也不清楚。”李正鸣坦然告诉他。“我连我自己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你能给我一个答案吗？”李正鸣询问着。

“你这是多问的吧！你的问题只能靠你自己去解决，我最多只能给你建议而已。”他摆摆手，表示他也爱莫能助。

“那好吧！你能给我怎样的建议？”他跟杨欣如之间的情事他实在无法去厘清，最需要外人给他一个指引告诉他该如何做，这是他有生以来遇到最大的瓶颈，问题是现在的他卡在原地动弹不得。

“静下心来，想想看你要的究竟是什么？只是单纯的肉体关系吗？还是另有别的？”陈光明说道，感情的事很难讲，但谁又说得准几分？“谢啦！真是好建议，但是我听不太懂你指的是什么。”“不客气，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两人的对话就此不了了之。

第五章

有点令人难以相信，他竟成为她眷养的“情夫”，杨欣如坦承自己是没什么钱养他这位高贵不贵的上司情夫，但再三言商他们以最低价成交，杨欣如每个月给李正鸣五仟块算是他的酬劳，李正鸣则负责排出时间提供“服务”在公司他们是上司与下属的关系，而私底下他们却是情人，他们之间没有承诺，只是单纯的交易关系，至少在杨欣如看来是如此。

迅速瞄一眼业务部副理，杨欣如赶忙将视线放回她的计算机屏幕上，她只不过拒绝住进他买的房子里面而已嘛，他干么生气？“他不觉得他这样很小孩子气吗？故意摆脸色给我看？哼！看谁撑得久。”她喃喃自语。她才不要搬去跟他同居，跟他保持情人的关系不是很好吗？各有各的私生活谁也别管谁，住在一起说不定还得忍受对方的恶习，她才不要。

她甩甩头，一天少说也有八个小时要跟他相处他还嫌少？拜托，难道他真要全天二十四小时黏在一起他才高兴？天天望着同一张脸他不会烦啊？还敢摆脸色给她看！小姐她就是不要，看他能怎么办？杨欣如心里很不是滋味地想。

此刻待在里头的李正鸣虽然狠狠地骂了业务部副理一顿，但仍难消他一肚子气，他也明白最近这几天公司的员工人人自危，怕他怕得要命，只要一听说是他要召见，没有一个不是飞奔而来，因为他们晓得如果来得太慢下

场可能不只是挨刮而已，其实他自己也不愿意，都是她！那个守在外面的女人，搬去跟他同居有啥不好？并且他也不用再去租什么套房的。

他再次喃喃道：“该死的女人！”他对她真的是没辙，他们在一起时她是那么柔顺，而一牵涉到私人问题时，她就避而不谈处处和他作对，他该和她妥协吗？还是坚持下去？忽地，他想到一个他自认最完美无缺的陷阱，若不把她诱进自己为她准备的房子他就不姓李，李正鸣在心里得意地暗忖。

当天他心情大好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冷战，他们不但去吃了一餐丰富的晚餐，还去看了一场电影，而杨欣如虽放心地与他在一起，但心里仍存着疑惑，他怎么可能会马上说变就变？杨欣如气疯了，她的房东竟没事先通知就要她搬走，而且还限定她三天内一定得搬走，这下子她真的变成无壳蜗牛了，那间套房好歹地也租了一年多了，当初签约签了一年，且到上个月刚好满一年，而时间久了她竟然忘了租约过期要续约的事，现在房东上门以租约到期为由要赶她出门，她一点办法也没有，毕竟根本没有合约保障她，三天！

才给三天的时间她哪够！

白天要上班根本没时间，晚上要找房子又有点不方便，就算找到房子，但光她私人的家当就一堆拉拉杂杂的，且她酷爱买书的习惯早已使她的住处多了好几个放书的柜子，光那些书打包起来没有七八箱也有个五、六箱，一箱平均二三十公斤超过，她自己本身又是机车族的，怎么搬得了那么多东西？还好算房东有良心特地帮她介绍了间房子给她，离公司算来也是满近的，房租还算合理，两房两厅的八楼电梯公寓，水电全免，管理费也不用交，房东只要她住进去顺便帮忙看看房子，家具全部提供，只要人住进去就可以了，这样的房子打着灯笼也没得找了，不过她还是得亲自过去看看，免得到时候贪小便宜被骗了都还不晓得，花大把的银子却落得无家可归的结果她可不要。

而此时的李正鸣很高兴他昨天得到的消息，他信心十足欣如到最后一定会乖乖地顺从他搬进他的房子里，其玄这一切都是他暗中感的鬼，没办法，他若不出此下策，欣如是永远不会搬进那间房子的。

在办公室里他聆听杨欣如向他要求请假的原因，听了一会儿后，他道：“你不用找房子，我朋友最近才刚出国，少说两年内不会回来，临行之前托我照顾一间房子，看是要租给别人还是怎样都好，你就搬去找朋友的房子里好了，反正有你住进去找就不用烦恼要如何处理那的房子了。”他曲着一只指头敲打桌面，等待她的回答。

“你说的那间房子该不会是原先你要我搬进去住的那间吧？”她眯起眼睛精明地凝视他……她才不会受骗，说什么他的话他全都不相信。

“不是，我保证，绝不是那间房子，我哪敢再跟你提那间房子的事？你都说你不要了，我怎好意思勉强你？李正鸣状似无辜，他才不会露出马脚，虽然说那间房子根本是为欣如准备的，只要她一搬进去就会发现他是她的邻居，而且两间公寓还有一扇相通的门，等地发现后悔也来不及了，嘿嘿……

“不行！我还是不相信你，我决定要去看我房东帮我介绍的那间公寓，你朋友的房子还是留着吧！”杨欣如坚决地反对。你还是把我的请假单签了，否则“否则怎样？”李正鸣将脸紧紧地凑近她，“否则你会非礼我？”说完他拉远他们之间的距离，双手一摊，“欢迎你来非礼我。”杨欣如脸涨得像红柿子一样。“下流！”她骂他。

“呵！”他爽朗地开口大笑，“你要请假就请，但是记得要告诉我结果就

行了。”“我干么要告诉你？给你机会去骚扰我？想都甭想。”她很不高兴地用鼻孔瞪他。

“算了，随你。”李正鸣故作投降状，只要他有心要查，哪有查不到的？他心里暗自笑得嘴发酸。

“请假单你到底签不签？”她很是不耐地拍拍他的办公桌。

“好，我签。”李正鸣拿起笔，很快地签下他的名字。

杨欣如中午十二点十几分离开公司，她先去看她未来要租的房子，本来她就和房子的主人约好十二点半在那间公寓的正门口等，她在十多分钟后到达目的地，其中包括她停车的时间，她将机车停到距离目的地约两分钟路程的行人道机车停车位上，而她的房东应该算是上任的房东已然等在门口。

“对不起，我迟到了。”杨欣如愧疚地道歉。

“不是你迟到，是我提早五分钟来，本来屋主主要亲自来跟你谈的，但是临时有事所以全权委托我跟你谈，合约书我朋友已经拟好了，只要你看了觉得可以，当场签字，合约就算是生效了。”杨欣如的上任房东恳切地告诉她；我希望你能签下这份合约书，失去你这个好房客也算是我的损失：但是实在是因为我亲戚的女儿要上来读书，说什么一定要租我的房子，刚好有朋友正巧要出国需要有人照料他的房子，就向他介绍你来了。”“那你为什么不介绍你亲戚的女儿住这里？”杨欣如猜疑地问。“这个啊！我住的地方离这里有点距离，实在说我本来也是考虑要我侄女租这里，但是你是晓得的，十岁的女孩子又什么都不懂，只身在外若住近一点我也好照料。”上任的房东很坦白地告诉她。“再说朋友总不比自家人啊！况且我根本不需要那份房租，会租给你纯粹是因为住不了这么多房子。”杨欣如看完房子很是满意，门口的警卫二十四小时轮班，她的机车也可以直接停在地下停车场，不但如此，她发现还多附有两个停车位不怕车没地方停，在金钱上及交通的考量下，她毫不考虑地租下这间公寓，惟一令她有点不解的是在房子的人口不远处有幅壁画非常大，她实在想不透究竟那幅壁画为何会挂在玄关，而不是客厅。

送走她那些好友，杨欣如扭腰看看四周，大多数的物品都已收拾好，只剩少部分东西还未找到可以放置的地方，她想反正那些也不急，搬了一天的家她也有些累，索性留着等有时间再慢慢处理。

她躺在新的床上想休息一下，不一会便睡着了。

待醒来时四周一片昏暗，杨欣如摸黑打开电灯，看看手表，“七点了。”她决定先去买个晚餐来吃，很巧的是她的电铃适时响起，忽地，她想起新任的房东就住在隔壁只隔着一道墙，她猜想会不会是她的房东决定来看她搬得怎样。

打开门，她有点不可置信。“你……”她惟一能反应的就是指着他说不出话，她的新家到目前为止除了她几位较好的朋友知道以外，完全没有同事知道，她也还没告诉他。

“是你！”李正鸣先发制人，“你是来帮你朋友搬家的？”他故意装作完全不知情的样子，免得露出马脚。

“你怎么会在道里？”杨欣如心里开始响起红色警戒，她在心里大喊不妙，犹豫该不该告诉他这是她的新家。

不理睬杨欣如的问题，李正鸣主动地说明来意。“你朋友在吗？我是来看看一下，毕竟我是代理房东，也该来看看是不是有我需要帮忙的地方。”李正鸣的话令杨欣如心底升起一股受陷害的感觉，看他一副像只偷腥得逞的

猫，更有被设计的感受爬上心头，但没理由他会知道，他不可能事先知情是她要搬进来这里住，况且签合约之前他们并未见过面。她也只说她要找房子而已，这下她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住在同一间公寓，又是只隔一道墙，每天出入碰面的机会一定多不可数。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她只好硬着头皮坦白说出来，“我不是来看朋友的，我刚好是你嘴里的房客，不过邻居归邻居，我们先约法三章，第一：你不可以跟我在公司同进退；第二：我不搭便车；第三：千万千万不能让公司的同事知道；第四：没事不准踏进我的大门一步。”杨欣如硬下心一口气将她所有想得到的条件全开出来，事到如今也只能预防重于治疗了。

李正鸣露出浅浅的笑。“你说得有理，我同意你的说法，但是有一个条件，你每个星期得拨出三天的时间陪我，包括睡在我的床上。”他同样提出他的条件。

“不同意，我为什么要拨时间陪你？你在星期五舞厅找个漂亮的妹妹就行了！不用花钱就能得到你要的欢乐。”杨欣如对李正鸣的条件颇有微词，强盗、小偷、乘人之危！

她在心里咒骂他。

“我可以免费替你服务。”“谁要你免费服务？”杨欣如不甚高与地道。

“不要也行，我就天天跟你一同进退，大不了被怀疑我们俩有关系而已，这种事我已经习惯了，那些吃醋的老公我看多了。”李正鸣满不在乎地说，天晓得他多痛恨杨欣如帮他挂上的职业，使得他在她面前抬不起头来。

“你！”杨欣如被他的话激得有点语塞。

李正鸣眉头轻轻一挑，似笑非笑，他只是定定地注意她。

喝！看情况她是处于下风，就算他们的关系真的是非常不同，但他一定非得弄得鸡飞狗跳？谣言届时如果真传出去，那她的工作不就岌岌可危？那意味着公司失会待不下去，待不下去就等于即将失业，即将失业等于承认失败，承认失败等于得回老家听从父母的安排去相亲：那她不如死掉算了，杨欣如左算右算就是划不来，非常不甘愿的，她自齿缝中挤出字来，以示她严重的不满。“好，算你狠，不过一星期只有三天，不能超过三天。”“没问题，成交！”李正鸣也不在意他的承诺是不是心甘情愿，还给了她一抹别的女人求之不得，足以迷死全天下女人的笑容。

全世界八成只有杨欣如道个女子会将他的迷人笑容视如粪土，“好，那没事，麻烦请你出去，我要出去吃饭。”条件谈拢了，她恨不得当着他的面把门“砰”地关上撞他一鼻子灰，最好是敲到他那张自大的脸。

“嗯！正好；我也饿了，我们一起去吃。”李正鸣直盯她的红唇，看她气得泛红的脸颊，死也不肯退开一步，坝着她的门不放。“耶，你的脸好红，是不是生气了？”他明知故问。

“要你管！”“我们不管这个，走！我请你吃饭去。”李正鸣视线仍停留在她脸上，呵他真的很喜欢逗她生气，她生气的模样好可爱。

“休想……我要一个人去吃！”杨欣如气呼呼地强调她只要自己去吃饭。

“呃，我想你误会了，我是要请你到我家吃，我发誓我没有恶意，我本来就准备好要诗新来的房客吃的，既然是你，那就更不能浪费那桌大餐。”李正鸣索性把整个身体往门框靠，来个看谁撑得比较久。

杨欣如叹口气。“你是不懂什么叫拒绝？需不需要我教你？还有不要用色迷迷的表情看我！”她真的被他惹火了。

“你知不知道拒绝别人的好意是不礼貌的？”“不懂。”“那我只好采取最激烈的手段了。”“什么手段？”杨欣如呆呆地问。

“就是这个。”李正鸣猝低下头，封住她的唇。

杨欣如根本来不及闪躲，等地回过神时她早置身于陌生的环境。

“我家还不错吧？”李正鸣拉着她的手直往饭厅走去。

（小人！卑鄙！）“小人也好，卑鄙也罢！随你怎么说都可以。”他以无赖的语稠道，最重要的是他的目的达到了。

他们虽互相为邻，但相处了近两个月下来，李正鸣一直遵守与杨欣如搬进来时所作的约定，而杨欣如对他的承诺也从未违约过。

这天虽不是他们约定的日子，但他们仍去了一间 PUB 喝一点小酒，并跳了两支舞，给来后便直接往李正鸣的住处去，按着就情不自禁地温存了一下，直到半夜杨欣如不顾李正鸣的挽留离开他的公寓，回自己的公寓，她回到她的住所才爬上床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翌日，杨欣如不舍地睁开双眼，霎时一双晶亮的眼睛赫然正对着她，第一个直觉有贼！她张口欲尖叫。

熟悉的唇贴上她的，淹没她的叫声，好一会李正鸣才放开她。“是我，嘘！”他轻柔地安抚她。

“你……你怎么进来的？你用备用钥匙？”杨欣如勉强按下惊魂未定的心问道，强迫她的脑子开始运转。

“你昨晚走了以后我就睡不着了，我想还是来跟你一起睡好了，两个人也好有个照应不是吗？”他有点类似撒娇地道，按着低头舔舔她的肩头，手亦不闲着上下摸索她的身体。

“你不要给我左顾右盼，给我说实话！”尽管他的动作让她有点分心，但已凝聚起来的气也逐渐壮大，难道她连一点个人的隐私都不能有？她勉强镇定自己不为他所左右。

他的唇改而覆住她的双唇不让她有机会开口，双手亦不老实起来。

杨欣如被他弄得一点气也提不上来，只能任由他。

杨欣如感觉她开始失去隐私，李正鸣有时会在半夜里出现在她的被窝里，而她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也很欢迎他的到访，但她始终想不明白他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她的住处，难不成他穿墙壁过来的？清晨，她烦躁地推推躺在她床上的男人，“起来！喂！七点了。”她一被闹钟吵醒，心情马上变得非常不好。

李正鸣只是变换他的姿势紧紧地抱着她。“嗯”转头继续睡。

“喂！你到底起不起来？”她用脚踢踢他。“你有没有听到？给我起来！”没来由得一股气掠上心头，若是以往她绝对会配合他继续睡的。

停了一会没有动静，她不由提高声音，“李正鸣，你起不起来？”此时她真发脾气了”她使劲她摆脱他的箝制，脚用力一踹，不留情地把他踹向地面。

李正鸣莫名其妙地由地上坐起来。“你今天是怎么了？时间还早啊！再多睡一下有什么不可以？”“我……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在我的床上不行。”她略带孩子气地道。

“那回我的床上好了，来，我抱你过去。”李正鸣说完整个人朝她趴过去。

突地“杨欣如的啜泣声及时阻止了他。“你怎样？不舒服不生病了？”他关心地摸摸她的额头，最近她的情绪一直很不稳，也不晓得为什么，基于

疼爱她的立场他也不去介意，只有更包容她阴晴不定的心情，“没有发烧啊！我带你去给医生看好不好？”他一说完杨欣如啜泣声更大了，吓得李正鸣不知所措，“你不要管我，你回你的地方去啦！”索性她捂着脸，直赶他要他离开。

她的话顿时令他无法回答，才一大早就在赶他？难怪人家愁女人翻脸跟翻书一样，为了不惹她更生气，他决定顺从她一次，反正她又不是常常这样。“那你今天不要上班好了，我在家里陪你好不好？”“不要！我不要你陪，你给我出去就对了。”她一径地捂着脸。

李正鸣拗不过她，只好叹口气认命似地摇头，尊重她的话，“那你今天不要去上班，在家好好休息，记住不要乱跑，有事打电话到公司给我，如果想看医生也要跟我说一声，我会载你去的，公司的事你就不用挂心了。”

第六章

武光启好不容易找了个空到立羽企业找他的死党，却只见李正鸣一脸快快不乐的模样，连他走进来已经超过五分钟李正鸣还没知觉，“嘿！有心事？”“嗨！你什么时候来的？”李正鸣一见到武光启满是高兴。

“我回来这么久了才想到要来找你？老婆请进门朋友踢出门，太没朋友道义了你。”他站起身快步走到武光启面前，不留情地用力拍武光启的肩膀一下。

“我没朋友道义？那好说，这恨我们可得慢慢算，我太太跑去美国躲我的时候，叫你暗中帮忙照应一下，竟然还居中作媒人？幸好我太太意志力够坚强没被诱惑走，不然我儿子就得认别人当爸爸了，这帐该怎么算？请问你。”武光启故作摩拳擦掌，迫不及待要对李正鸣使用暴力样。

“大人！冤枉！我真的没有，那是你老婆太有魅力，该怪你老婆。”李正鸣为自己伸辩。“我真的有尽到责任，真的，我没骗你。”“还怪我老婆？我想我今天是不是应该先把你打死在这里才对，免得我儿子还要叫你这个差点让他当了别人儿子的人做干爸。”“哼！把我打死，你儿子就少了一个干爸，看你老婆怎么修理你。”李正鸣笑得可诡异了，也不想他老婆林若梨对自己是百般的讨好，还等着狠狠敲李正鸣这个已经“当然”当选的干爸的竹杠。

“说得也是，不狠狠敲你一笔实在是太不划算了，我还是等到我竹杠敲到了再说好了，这事咱们就记墙壁先，改天再一起算好了，今天就先放过你。”说完他马上转回话题。“好啦！刚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你整个人恍恍惚惚的，有心事？”“我问你，你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娶若梨？”他很好奇武光启为何会甘愿为了一个女人放弃整座森林。

“你可真会找问题，”武光启为自己找了个最合适的位子坐下。“你问我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不过如果有个人占驻你的心头；令你想放又放不下，那你就明白了。”李正鸣还是一脸茫然样，武光启不得不再进一步解释，“打个比方好了，就像是你对其样食物有偏好，不管如何就是喜欢吃，只要一餐没吃到就老觉得浑身不自在。”“是这样吗？”“你该不会是爱上哪家的良家妇女了？你这小子真贼，不过我警告你，结婚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不然后果……”武光启嘿了几声作为收尾，想当初他结婚时被他们这些哥儿们联手

整得多惨，简直是十八般武艺都不够瞧。“对了，在我们婚礼上佳人抱满怀的感觉如何？那可是我老婆最要好的朋友，有没有兴趣？她就在你公司上班！”“你别乱说，我还想多玩几年。”李正鸣一听这话赶忙为自己澄清，他可不敢让武光启知道他早跟人家发生关系了。

“是吗？结不结婚随你，不过你爸妈那里你可得应付了。”“我爸妈该如何交代我清楚得很，不用你来提醒。”“说真的，我今天来你这儿是为了喘口气，我家那名孕妇可真难缠，我有时候还真受不了。”武光启舒适地靠在椅背上。“脾气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对你好得不得了，心情不好的时候说什么就是听不进去，比天气还令人难捉摸，现在只有一个形容词能形容。”“有那么严重？”李正鸣可就好奇了，他不是娶了他要的娇妻回家了吗？还会有抱怨？“听医生说这叫产前症候群，情况会维持多久很难说，不过幸运的是至少等若梨生完就不会了。”“生完？”李正鸣更奇怪了，这跟生产有什么直接关系？听到李正鸣疑惑的音调，武光启不禁抬起半边身体斜睨他，“你忘了？若梨是个孕妇啊？”“是这样一回事？”李正鸣这下才明白过来。“但是怀孕真的会这样？”“并不是每个怀孕的女人都这样，不过若梨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他很有耐性地解答李正鸣的问题，自从他家有孕妇之后，他这个人闲来无事就是喜欢翻翻跟怀孕有关的书籍。

“还会因人而异？”“是啊！我问过医生，医生说情绪不稳定、恶心、呕吐、想吃酸啦！或者想吃一些奇怪的东西都是。”说起这些怀孕经他摸得可熟了，“还有孕妇最容易发生抽筋、水肿之类的。”“症状这么多？那不跟病人一样了。”“你才知道我的痛苦，最近是比较不会了，不周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你都不晓得，她脾气说有多坏就有多坏，一会哭得跟什么似的也不晓得她干么哭，哭完了不久，你知道吗？我活三十年了才发现女人真的很会变脸，说变就变，你想想上一分钟才刚哭得淅沥哗啦的，我都还没弄清楚状况，下一分钟她竟然心情大好，很开心地做她自己的事，你说你不会被搞得胡里胡涂？”抱怨归抱怨，但他口吻里可找不出一丝不悦。

“你回国的时候我没能去帮你接风就是因为若梨情绪很不稳定，放着她一个人我又不放心，到上个星期为止我如果去公司也一定要带她去，不然留她一个人在家我就不能专心办公。”说到他的妻子，武光启可是有一锅的苦水想吐，他现在是为子拚命为妻忙。

“可是这也值得不是吗？”李正鸣回答。

“是不错啦！不过我希望若梨这胎是个女儿，如果是儿子，一生出来我一定要狠狠打他屁股，还没出生就整他老子，搞得我愈来愈像老妈子似的。”气话归气话，武光启一说到他未出世的孩子心里就甜滋滋的。“我怎么会跟你聊到这种东西去？”“唷！就说嘛，你怎么愈来愈有妈妈的味道了？不过你说想打你儿子出气，怎么？听起来好象没啥威力？”李正鸣只能讪笑，不着痕迹地转移话题取笑他。

“等你当上人家的父亲时你就知道了。”武光启对他的取笑毫不在意。“说不定你会比我还严重，现在可不要五十步笑百步。”“我？那你可有得等喽！这个可能有点给他高难度。”李正鸣不当武光启的话一回事，但他心底却闪过一丝异样的感觉，要是欣如也怀孕了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这想法狠狠地让他有种满足感，满足？嗯！是的！这感觉他还满喜欢的，他在心里下结论。

武光启的话及时拉回李正鸣的幻想：“嗯！这是你说的，光凭你身边围

的坏美人迟早有一天会被钓上，不要人家不想钓你。你自己却偏偏就是要硬人家给你勾上，届时那可就有给他……哼哼。”武光启学着李正鸣说话的语气回他。

“那请你拭目以待慢慢等，需不需要我留个特别保留座给你免得你错过？”李正鸣俏皮地道。

“请你保留两个座位，没座位也没关系，我不会介意的，也不错，先声明，不能有剪接、打马赛克镜头的，能原音重现“我还立体声的哩！”李正鸣喃喃着。

武光启打趣说：“如果这样更好，会更有临场感。”“没问题，你来做音效师好了。”“音效？那更没问题了，只要你说得出我一定尽全力配合地说。

同时陈光明进来。“嘿！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听说你最近加入怕妻俱乐部了还有空来，若梨呢？没来？”他存心要整武光启，开门见山地就说。

“听听这人说的话，酸溜溜，根本就是在吃醋嘛！”武光启哪肯任他用言语奚落他，学着陈光明的口气回敬他。

“是哟！我哪会吃醋！我是关心你，怕不小心被你老婆罚睡客厅才好意提醒你的，其的是好心没好报。”“是哟！是哟！你还真是菩萨心肠。”武光启学他的口气又回他一记。

“等……一下，”李正鸣在陈光明开口之前阻止他。“我这里是中立区，请不要在这里挑起战争。”李正鸣很正经地说。

“中立区？”武光启和陈光明很有默契地互望一眼，异口同声问。

李正鸣很确定地点头。

在他点头的同时两个男人同时压止他，努力地要压扁他。

“你们怎么可以欺负主人？”被压在底下的李正鸣大声疾呼。

“就是主人才要欺负啊。”陈光明说完又使劲往下压。

“救命啊！谋杀啊！”可怜的李正鸣只能在抵抗的同时呼喊几声。

武光启和陈光明一走人以后，其它的时间里李正鸣一直想着孩子的事，不知怎的，武光启一副有子万事足的模样深深吸引他，脑海里竟全是小Baby的身影，小小的身体躺在他的手臂上挥舞着四肢啧啧呀呀的……中午他不放心打了通电话给杨欣如，确定她没事，到了下午两点多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仅仅由武光启的只字词组，只能略略对孕妇在怀孕期会有行为有所认知，但他要的不是一点点而是全部，而如果他问得太多又会显得他很在意，那他岂不是把一切曝光在太阳底下了？李正鸣丢下公司，直奔书局，花了约十分钟的时间，林林总总地买了约两大箱婴儿与母亲、妈妈与宝宝之类的书籍，几乎是把书局里所有只要跟孕妇有关的书全买了，按着他找了一家咖啡厅，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去啃那些书，最后他的心情高亢起来。

轻快的步伐取代他沉重的脚步，走向归途。

妻子跟一个孩子这主意不错！他决定了他的方向，现在是他成家的时候了，现在他只要等，等到确定欣如怀孕了，等到她没有理由拒绝跟他结婚。

回到他的住处他可勤快了，直接跑去按杨欣如的门铃。

可惜，他按了又按就是没人应门，最后他等得不耐烦，利用他家玄关跟杨欣如相通的那道门直闯她家，找遍了所有的房间还是没找着她的人，他哀怨地叹息，决定坐在客厅等她回来。

就在李正鸣为杨欣如等门的同时，女主角可愉快得很，早上李正鸣出去了以后，她临时接到她好朋友高青美的电话，高青美今天请假，问她有没

有空出去走走，当下两个女人约个地方见面，各自收一下东西就跑出去鬼混了。

坐在咖啡廊里，她们两个选了一个二楼靠窗的地方坐着，边喝咖啡边聊。

“你……你养了一个情夫？”老天爷，她是不是昏头听错了？“不要奇怪，我养的情夫很便宜的。你想不想跟我一样也养一个？”杨欣如还很自然地开问。“一个月才五千块而已，打灯笼也没得找了。”“你发疯了！”“你记不记得在若梨婚橙上的那个蜜蜂男？”不管高青美多讶异，她仍自顾自地描述起来。“那个蜜蜂男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不过他有一个特殊的癖好，喜欢上星期五餐厅兼职，当然啦！自从我收他做我的情夫以后，他就比较少上星期五餐厅兼职了。”她洋洋得意地道出她自以为是机密的秘密。“你千万不要说出去，不然会有损我们公司形象的。”说完她很神秘地要求高青美保守机密。

她真的听不下去啦！哪有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会去做牛郎？欣如突发奇想也用不着如此，这是高青美为杨欣如在心里加的评语。“欣如，相命不是说你最近会红鸾星动？若梨结婚的时候你又接到她丢出来的新娘捧花，无巧不巧的你跌进你现任……嗯……现任情夫的怀中，他会不会是你生命中等待的另一半？”高青美含蓄地说。

“不可能啦！我怎么会去嫁给我养的情夫？那是你们乱想的啦！算命的说的不准啦！”

他随便说说你还真的相信？”“若梨的事不是说中了吗？”高青美提出最有利的证据。

“碰巧啦！你没听过瞎猫碰到死耗子？”她才不会去相信这个。

“算啦！随便你怎么想，反正事实胜于雄辩，再等一个月谜底就揭晓，看是算命先生说得准还是你的铁齿准，不过我警告你，我有预感你会嫁给你的情夫。”高青美很铁定地说。

“嫁给情夫？别傻了，我才不干！我遗辈子是不可能嫁的。”她很是不以为然。

“别管了，我们聊些别的好了。高青美不让她们为这问题坚持不下道。

“好啊！”杨欣如欣然赞同。

“我公司那位新人的鲜事可多了，有一次她用消毒水在拖地板，你知道的，消毒水不是很臭吗？我们主管就告诉她，不要用消毒水，结果隔天你知道她怎样？”杨欣如摇摇头。

“隔天她还是用消毒水在拖地板，我们主管就又说了，叫你不要用消毒水你还用消毒水，她竟回我们主管一个很妙的答案，这个不是消毒水啦！这是爱地洁新推出有消毒水味道地板专用的。J 我们主管听到差点没昏倒在现场。”“那你们主管不就气死了？”杨欣如擦去眼角挤出的泪水问。

“又能怎样？只好认了，遇到这种天兵。”高青美一副认了的表情。

“太夸张了啦！”“有时候跟她在一起工作真的是很痛苦，但是又很好笑，再告诉你一个跟傅真有关的。”高青美喝一口饮料，“我们公司的工厂在大陆，我们都要写传真通知工厂，再请他们签回来，有时候他们回传真真的很慢，我的一个同事就急了，于是他不知道去哪里找了一张飞机跟乌龟的图把它贴在传真的文件上，还写着，请用喷射机的速度，不要用乌龟的速度，还真的有效哩，过了五分钟工厂马上把传真传回来了。”“我真的要向你那位聪

明的同事致敬，能想出这种法子还真服了他。”她笑得都快没力气了。

在笑高青美妙语如珠的话语具，她们两个依依不舍地分手。

她哼着歌踏着轻快的脚步由包包里掏出她的钥匙，才推开门还来不及关门，一张愤怒的脸更直盯着她。

“你提早下班？”她心情很好，所以一点也不介意他那张看起来像吃了炸弹的脸，对于他神出鬼没地出现在她房里她早已习以为常不以为意。“什么事？你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我是不高兴。”“公司谁惹你生气了？”“不是公司的人。”“不是公司？那是谁？”“是你！”猝不及防，他伸出手臂。砰然一声，很粗暴地关上门。

“你跑到哪里去了？”“我跟我朋友出去啊！好久没见面了，去看了场电影，再去咖啡厅坐坐就这样而已。”“我等你等很久了。”“等我？干么么要我？”杨欣如表情可无辜得很：她觉得他们是个体关系，彼此又没什么承诺，身为情夫的他就不会认分一点？很不温柔的，他猛地抱住她，将她紧紧圈住怀里，用唇热切地吻着她。“不要再乱跑了，要去哪里一定要告诉我你的行踪！”他的唇游移在她的脸上、额上，逐渐往下转移……华灯初上，她站在李正鸣房间的窗畔。“我想我们不该再继续这样下去。”她身上披着他的衬衫，目光直视外面闪烁得很美丽的霓虹灯。

“是不行。”他由她身后靠近她，他同意这点。

听他这样一说她心不禁一惊，他是要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吗？她该觉得解脱了才对，为何心会痛？他的手绕过她的身体，手掌干贴在她面前的玻璃帷幕上，使他们彼此更亲密地靠在一起，“我想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她转头；以不解的目光直视进他眼里。“改变……”下意识地重复他的话，她的心一阵紧缩起来，他指的是什么改变？是要结束他们现有的关系吗？他但笑不语，“这事得慢慢来，已经很晚了，我们送是回床上去。”说完他横抱起她。温柔地将她轻轻放在床上，他才随后爬上床。

清晨，杨欣如从睡梦申醒来，李正鸣一手挽在她的腰间，她的一双脚则横他的腿上，她安稳地闭上眼欲睡去，一股突来的恶心感从她的胃上升，她飞快床上爬起来，狂奔进浴室。

他被她突来的行为惊醒，眼睛睁开只来得及看她的背影走进浴室。

她跌坐在浴室的磁砖上，冷汗直冒，一条毛巾出现在她面前。

“你醒了？”“不舒服？”他关心的脸庞跟着出现在毛巾之后，“我带你去看医生好了他提议。

“我也不清楚，可能是吃坏肚子而已。不用看医生，等会应该就会比较好。

她拒绝去看医生的提议。

“那，我去倒杯水来给你喝，来，先回床上。”看她赞同地点点头，他站起弯腰轻轻松松地一把抱起她，向床走去。

稳稳地放下她，才放心地走出房间去倒茶。

没几秒钟他就端着一杯水回来了。“来把水喝了。”他体贴地将茶杯靠上她的唇。

“我来就行了。”杨欣如伸出手欲接手。

他温柔地拒绝了，“不用，我喂你喝。”她没理由拒绝他的好意，只好让他喂她喝水了，喝剩约四分之一时她才伸手推开杯子。

“不要了？”他询问。

杨欣如摇摇头代替回答。

“时间还早，继续睡好了。”他把杯子往床头一放，爬上床把她抱在怀里，要她安心地睡，杨欣如像是个听话的宝宝般闭上眼睛。

坐在李正鸣的对面大吃蜜饯，杨欣如吃得很过瘾。“你要不要来一口？”她问他。

“不用，你吃就好了。”李正鸣拒绝她的好意，专注在合约书上。

“你确定不要？这不是你买的吗？”杨欣如问他。“你不吃那我要把它吃完了哟。”说着她又含了一口进去，不放弃地发出模糊的声音，“那你不吃买这个做啥？”她好奇地问，据她所知，他抽屉里还有几包蜜饯，而她手上这包也是他提供的。

“这个啊！我是听说你们女孩子最喜欢吃这个，那天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突然想到，我想你也会喜欢吃的才对，就顺手买了几包回来。”李正鸣瞄完最后两行，很快签下他的名字，抬头解释。“好不好吃？喜欢的话下次再买给你吃。”“好啊 好啊！我要吃最酸的那种，愈酸愈好。”杨欣如忙不迭地点头同意。

“你也吃一口啦！”她撒娇似地磨蹭他，企图引诱他吃一口。“这是你买的耶！”她趁李正鸣开口的同时强迫性地塞一颗进他的嘴里。“不准吐出来，吞下去。”她命令他。

李正鸣只能苦着一张脸，嘴里含着他最避之惟恐不及的酸物勉强吞下，收好合约拿给杨欣如，“好了，这份合约请你现在传真给台南分公司，正本下午用快派寄出去。”杨欣如为她的计谋得逞而一脸笑咪咪地接过他递过来的合约。“好的，我马上办！”说完她转身朝自己座位走去。

李正鸣一直目送她离开，直到他们之间的那扇门曲起来为止，他的嘴缓缓出现一抹抹不掉的笑意，虽然齿缝中送残留蜜饯的酸气，但仍不减他心中的惬意，拿出抽屉最上层的一本彩色页面的书心想跟书上写的一模一样。

近来他一直照书上写的去旁敲侧击，而根据他对日期的计算，若没错的话他相信欣如的肚子里已经有他的孩子了。

第七章

陈光明享受地啜与他的最爱 咖啡，用餐后再也没什么比得上喝一杯香醇的咖啡了，他着迷地想。

“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李正鸣边搅拌咖啡边说。

“嗯！你说！”多年的默契在李正鸣邀他一同共进晚餐时，他多多少少可知七、八分李正鸣的目的。

“我想向杨欣如求婚。”“求婚？”陈光明张大他的一双眼睛。“你不是说你现在很满足于做她的情夫的同居生活？”“刚开始的时候是，但是后来我想了很多。”李正鸣放下手上的小汤匙。

“唉！你是不是被光启传染，得了结婚症候群？”他低声问李正鸣。

“坦白说，跟光启也有一点点关系。”他坦承不讳。

“只有一点点关系？”陈光明追问。

他端起咖啡杯，小心吹气喝了一口。“其实他的影响比较大，看他开口闭口都是若梨、孩子的，让我也有那种想成家的冲动。”“你愿意为了她放弃一座森林？”陈光明惊叹。

“森林？我早玩腻了，日子还是平淡一点好。”“你不是说不到三十五岁绝不轻言结婚？”“人不能死守着一定的定律不可。”李正鸣说得轻描淡写的，恍若早已弃单身生活如敝屣。

陈光明听了不禁大笑，“瞧你说的，好象真恨不得马上娶个太太进门，反正不要自己挖个洞跳进去以后才要我去拉你出来，这事儿我可不干。”他拿起杯子啜了一口白开水。

“我很确定，这些日子来我想了很多，我爸妈一直要我定下来找个好女人结婚组个家庭，再说单身的生活我也过厌了，跟欣如在一起生活的日子我发现其实两个人的生活也是挺不错的，可以互相分享很多东西。”“你是在跟我打预告片？该不会你洞已经挖好就只剩还没往下跳？”陈光明打趣地说道。“再这里我得郑重向你道声告别，同你的单身生活做个告别式好了，今天这顿就算我的。”他拿起咖啡，以咖啡代酒，“祝你新婚快乐，不对、不对，是祝你求婚顺利，干了！”李正鸣被他这举动惹得不禁失笑，喝咖啡还有用干的？李正鸣也端起咖啡响应他，跟他碰杯。“干了！”在很没气质地一口喝完杯中剩余的咖啡后，陈光明回归现实问他，“伯父、伯母知道吗？”“我还没说。”李正鸣放下咖啡杯照穴回答。

“你不先说？”“等确定以后再说，免得我家的人一头热，还有我有跟你说了吗？欣如怀孕了。”“好小子！动作这么快！”他拍拍李正鸣的肩膀称赞他，接着似若想到什么地问：“欣如知道自己怀孕了吗？”“她还不知道。”李正鸣也正为这点所苦恼。

“哦！你是在一箭双鵰。”他取笑李正鸣。“不过这档事会不会很难摆平？”他很关心地问。

“应该是不会才对。”李正鸣自信满满地说。

“小子，不要太自得意满，说不定事情并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顺利。”“再不顺利总该会有办法的不是？”“走！我们去庆祝一下，我带你去个好地方，我请客。”陈光明站起来，捞起他放在椅背上的西装外套。

高级的餐厅里，晕黄的灯光伴着优雅的钢琴声，而歌手在台上唱着 he 指定的浪漫情歌，餐桌还特地请人摆上两支烛台，上头插上彩色的蜡烛散发着迷人浪漫的气氛，而花瓶也插上了 he 指定的红玫瑰，一切都是李正鸣安排好的，因为今天他要……烛光映照在她脸上，他耐心地等候她的响应。

“怀孕！”杨欣如倏地拉高她的音量，害得李正鸣差点没耳聋，也引来四周异样的眼光。

他说的庆祝就是这个？有没有搞错？他们未婚，只有同居人的关系耶！开啥玩笑！

好吧，撇开上司与部下的关系，他们也算是同事关系，但今天不是愚人节。

“嘘小声点，大家都在看了。”他提醒她降低音量，免得他们在这种高级场合出糗。

她依他的话看看四周，果然大家的视线全部留在他们这桌。

“你说庆祝我怀孕？”这回她可记得要降低自己的音量，碍于这是间高格调的餐厅，她不得不维持应有的礼节。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怎……”霍然，她停顿了几秒，她在心里快速回忆自己最后一次月经周期是何时，等地忆起时，她的脸开始变色，心也忐忑不安了起来。

“怎么可能？”她最后的四个字几近是无力的说出口。

为强化效果，他把自己近日观察的结果告诉她，“我算过了，自从我们在一起开始，你就没来过月经，所以找我可以很确定你怀孕了。”在他坦述事实时他的目光不离她，全神贯注于她脸上的变化。

杨欣如的脸逐渐潮红，虽然昏暗的灯光下并不能看得很透彻，但他仍可确定她脸红了，这点就足以深深吸引他。

天哪！他就非得算得这么仔细吗？连她……她每个月来一次的经期都说出来，连她的生理变化他都注意到，这真的有点羞人，头一次被他弄得说不出话来。

他观察到她脸上的变化，“你放心，我会负起我应负的责任的。”李正鸣凑近脸，半抚摸她的手藉以安慰她。

像被他灼到一般，她飞快地缩回手，“绝对不可以。”杨欣如很坚决地表示。

“我还年轻，我才刚出社会不久，还没玩够怎么可以？”她一时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天啊！她真的是在耍白痴，跟男人发生关系竟然会忘了要做避孕措施，而自己怀孕了都不自知的反需要一个男人来告诉她，想到此点她不免捶胸顿足，她的一生难道就要毁在这个疏忽上？那很抱歉李太太你是当定了。”李正鸣不理她，一径地对她阐述事实，他一旦下定决心没有一样不成功的，不论用任何手段他都会达到他的目标，“我们明天就去公证。”抛下餐巾她激动得整个人都站起来，“鬼才跟你公证，我不要！”“不要？再过几个月孩子就会蹦出来了你说不要？”他无所谓地靠上椅背，拿起餐巾擦擦嘴。

被他无关紧要的动作惹火，她重新坐下，思考力回到她身上，“都是你害的！”她开始指责他。“是你这个情夫没有做好避孕措施！”丢下擦了一半的餐巾，他愕然，“我害的？”他已经编好成千上万个她不得不嫁给他的理由，她竟然突地冒出这句话，指责他！这有没有道理？“没错！你们做牛郎的不是都会先去做结扎？”太好了，终于找到一个最有力的证明能指责他，有点像是松了口气找到理由可以指责他。

“我”他一时语塞，老天，道是哪门子的问题，她竟指责他，老半天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好吧！既然这样要下水大家一起下，一个铜板敲不响，怀孕这事可不是一个人就行的。“我干么结扎？！我又不是牛郎！”“你敢说你不是牛郎？你每个月拿我五仟块还说不是！”李正鸣为之气结，“你以为我真的是牛郎？有没有搞错？我没事做牛郎干么？”趁现在顺便将他的身分厘清也好，免得她嘴中老是说他这个情夫怎样又怎样。

“你还说你不是？你骗谁啊！”杨欣如可理直气壮，哼！怕被人家知道想掩饰？“好，那请问，我哪里像午夜牛郎？”“哪里像？全身都像！”可怜的李正鸣，自始至终都被当成牛郎看待，而生平第一次向人求婚却惨遭滑铁卢。

李正鸣在他的房子里踱步，她的反应完全与他心里所想的南辕北辙，他想不到究竟是哪点弄错了，为何她会拒绝他的求婚。

就在这时，外面来了两位客人。

“不用扶，我自己走就可以了。”林若梨含嗔带笑地缓缓步出电梯。

“我知道。”说归说，武光启仍旧扶住她的腰。

“真是受不了你！”虽是埋怨的话，但她的声音里倒是没半丝的不悦。林若梨停下脚步，看着住家门口的鞋柜，“启，这层楼不是全都是正鸣的吗？”“这层楼正鸣是全买下来了。”他摸摸头。

“你看那扇门。”她指指其中一个门的门口放置的鞋柜。

“会不会……”两夫妻很有默契地相互凝视，交换他们彼此心中的意见。

“那个痞子……娶老婆都没放喜帖！”差点连粗话都迸出来了，幸好！没骂出口，武光启在心里庆幸着，粗话严重影响胎教。

“启，他会不会跟人家流行同居什么的？”“他？别傻了！那小子。”武光启嗤之以鼻，“带女人到别处玩玩还有可能，他住的地方是不可能啦！”他下着结论。

“你又知道了。”林若梨斜睨他一眼，怎么会不可能，最不可能的事就最有可能发生。

他只是背着她翻翻白眼，在心里嘀咕她的浪漫情结又犯了，按着他按按门铃。

这时门被人很不耐烦地拉开，李正鸣心情正坏得可以，找个人出出气也好，他怒容满面地对着门外的访客。

“老公，他的脸好凶！”面对门内毫无预警的怒容，林若梨可怜兮兮地转头对着武光启说。

“老小子，不想活了？摆脸色也罢了，还凶我老婆？”武光启也跟着硬生生撑起一张脸谱给李正鸣瞧。

停顿了一会，李正鸣才缓缓放松脸部紧绷的肌肉。“请进。”他有气无力地挥挥手要他们自己找地方坐。

吃炸药啦！都还没骂你娶老婆都没通知一声，要不是今天心血来潮来你这儿坐坐，还其被你蒙在鼓里。武光启扶着林若梨，为她找了个自认风水最好的位子坐下，当然是离李正鸣最远的：开玩笑，光瞧他进门时给他们夫妻俩的眼色，当然得躲远一点，要不是他已经站在门口迎接他们，早知会是这等阵仗，自己一定会当道屋子有“内有恶犬请勿进入”的标志，二话不说掉头就走。

“要真吃了炸药那还不错，问题是比吃炸药还严重。”李正鸣喃喃。

“老公，这个人有问题哦，小心有分裂症的倾向。”林若梨道。

“我看他是得失心疯症。”武光启附和。

“老公，我渴了。”他两夫妻就如此这般地各说各话，目中无人地交谈起来。

“你等等，我帮你想办法。”武光启很快响应林若梨。“喂！主人，你不会去倒杯开水出来？”他本着来者是客的观念，光明正大地开口吆喝李正鸣。

“你们夫妻可真方便，无缘无故跑来我家，还指挥主人倒茶？嗯！”李正鸣口吻里不掩挖苦道。

“帮客人倒茶不就是主人的义务吗？难不成要我们这贵客自己招待自己。”武光启也不客气地回他。

“喂！这位欧里桑，想做干爹就认分一点，还有，我不要白开水。”林若梨整个人埋进沙发椅里，径自拿起电视遥控器打开李正鸣的电视看，边不忘吩咐她“不要”饮料。

“对，有鲜奶是最好，如果没有，那请你亲自下楼一趟，你们楼下就有一家便利商店了。”武光启跟随林若梨的动作，大大方方拿起李正鸣的报纸

看了起来。

“你们夫妻还真可恶，明明知道我心情不好还想吃定我！”李正鸣莫可奈何地道。

“未来的干爹可不能白当的，当然是要有一些贡地道。

“真的是有了异性没了人性，想当初还跟我结拜只差没歃血为盟，现在可好，娶妻生子就不要我这兄弟了，这兄弟我还真不能要。”李正鸣抱怨。

“不行！你不要也不能退货，货既出门概不退货。”林若梨俏皮地道。

“天哪！还是哪家的黑店？连退货都不成。”（这是武家黑店）武光启与林若梨异口同声道。

“我要向消基会抗议！”“对不起，我们不是经营营利事业。”武光启正经八百地向他宣布。

“我要向公平会抗议！”“呃，这位先生，你是不是弄错了？记得[公平会]不是我家开的吗？”林若梨很是抱歉地向李正鸣道，原来林若梨她的孪生姊姊正巧开了间名叫“公平会”的茶艺馆。

李正鸣不觉一愣，想了一会才又想起，笑了起来，他的笑感染了其它人，笑声环绕他们四周。

俟笑声停歇，武光启才摆出严肃的脸色。“你到底是怎么了？心情不好？还是……”“你该不会是失恋了吧？”林若梨倏地冒出这句。

只见李正鸣脸色有点变，林若梨不怕唐突地脱口而出，“这位号称适合他的女人不是死了，就是尚未出世的男人终于恋爱了！恭喜、恭喜。”她这话惹得李正鸣坐立不安。

“也不算是，”李正鸣不安地挪挪他的身体，“我只是向她求婚被拒绝而已。”“求婚！”这次换来武光启的大呼，情况愈来愈扑朔迷离，他个人首创的推理法完全不管用。

反而是林若梨异常地平静，她先是瞪武光启一眼怪他的大惊小怪，才开口问道：“你该不会把人家的肚子弄大了？”李正鸣点点头表示回答。

“所以你就向人家求婚？”林若梨按捺住想要欢呼的冲动，这太阳底下终于有事能给她做了，自从她结婚后再也没啥事能让她有兴致，武光启天天说这不可以、那不可以的，实在让她有点受不了，索性连工作也强迫地帮她辞了，她惟一的乐趣就只有一个——买菜，说来有点汗颜，因为她实在是不会煮菜，而家事也不太拿手。

（不求婚让我的孩子没爸爸？）李正鸣有点恼怒，他光为这件事伤透脑筋了，想他要啥有啥，呼风唤雨天下任我行，如今却败在区区一个弱女子手上。

林若梨啧啧有声，“先生，你有没有搞错？谁规定怀了男人的孩子一定要跟那个男人结婚！笑话，如果是我，我一定死也不肯嫁给你，做个单身妈妈还比嫁给一个因为要孩子才跟她结婚的男人好过千倍万倍。”不留点余的，她将重点挑了出来。“你以为每个女人都是饥不择食？只要有人要就草草了事嫁了？老兄，请问你是什么时代的人类呀！”“这样没错啊！嫁我有什么不好……”“是哟！家财万贯，嫁给你保证一辈子不愁吃不愁喝，只管留在家里做猪母，帮你生孩子就行了，谁理你啊！”林若梨不留情地挖苦道。

“你们不想知道是谁？”“是谁？”武光启夫妻异口同声问。

“接到若梨捧花的那位。”两个人嘴巴同时呈现O字型。

“欣如？”林若梨终于找到声音。

李正鸣很确定地点头。

“我就知道，一定会有好事发生的，你们看，她接个捧花都会滑进正鸣的怀里，这证明相命先生说得没错。”她快乐地说。

半夜，夜助人静时分，一抹影子出现在杨欣如的卧房中。

他就着昏暗的灯光静静地凝视床上的人儿，神情专注且投入，不知何时她早已融进他的生命中而不自觉，她的一颦一笑、她的一喜一怒全牵挂在他的心上，是从何时开始的？他自问，现在的他已放不开她，惟有她活在他的生命中才是真实的。

忍不住，李正鸣伸手抚摸她的粉颊。

她全然不知地喽语几句他听不懂的话，脸下意识地与他的手贴近。

他像是被灼伤一般飞快地缩回手。

突地，杨欣如坐起来与他擦身而过朝浴室狂奔而去，李正鸣被她这突兀的行为吓住，等他回神，一声尖叫随之而来；她站在浴室门口：脸色有点惨白。

“发生什么事？”他赶紧向前，手不停地在她浑身上下摸索。

“是你！”她拍拍惊魂未定的心脏，只差没被吓死。“我以为有人闯进我的房间。”她靠在他身上，杨欣如将整个身体的重量不客气地由他支撑。

“没事就好，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他乐于支撑她的重量，他一只手搂上她的腰，一手在她的耳朵里画着，唇也不放过大好机会，吻着她的下巴。

她受到他的蛊毒，手圈上他的脖子。“你这样无声无息出现在我房里，我当然会吓到。”她的抱怨一点力量也没有，她大胆地伸出粉红色的舌头学他舔他的唇瓣。

“那是我的错，让我补偿你好吗？”他张开嘴任由她采取主动。

她没令他失望，“你要怎么补偿？”她的舌头探进他的嘴里。

“今晚我任你处置如何？”他性感地提议，他的手早已不安分地移向她的胸部。

“我可以换别的吗？”“不行！”他严然拒绝，在他拒绝的同时他一把抱起她迅速走向床

第八章

“不要！我不要！”坐在李正鸣的车上她拚命摇头，现在他们正在法院的停车场里。

“乖，跟我上去。”他很有耐心地哄着她，心里却在咒骂着。

她在床上一向很配合他，但只要一提到结婚两个字，就好象是要她的命一样，说好说歹也不答应他的求婚，难道她真的一点都不想嫁给他？但昨夜的温存一点也感觉不到她的抗拒，且就算他们再怎样冷战，往往一到床上所有的战争都会消弭于无形。

出门前他什么都没说，只说要带她去一个特别的地方，这就是他嘴中特别的地方？真的很特别，等车子停在这里了才跟她说要和她公证结婚，她有说过要嫁他吗？如果只因为她有了他的孩子就必须结婚，那为何外面有那么多的未婚妈妈？“我不要嫁！”她拚命摇头拒绝，她还年轻，她不要这么

早就踏人婚姻的坟墓。

“不要是吧？你等等。”说完他转身拿起他的大哥大。“我看我还是打电话到你家跟你父母说好了，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女儿多大贻，还养个情夫在家里。”他使出他预藏的秘密武器企图说服她就犯。

不出他预料，这计谋很有效果地引起他预期的反应。“你怎么有我家的电话？”杨欣如整个人几乎要由车上跳起来，她的激动使她一个不小心撞上车顶。

“呜……好痛……”她捂住痛处，神情很痛苦的模样。

见她痛苦的样子他可舍不得。“撞到了？撞到哪裹？”他神情紧张，很快放下手机，倾身靠向她伸手摸向她手所捂住的痛处，“来，我帮你揉揉。”见他严肃的表情她有点动容，或许在他的心底她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只是他还未发觉，更遑论说出来了。“不是那哀，再高一点啦！”她放下手由着他帮她揉着。“左边一点，你小力一点，真的很痛。”揉了一晌，她皱着眉头，他的力道还真不小，不揉还好，揉了更痛了。“好了，好多了。”她受不了了要他住手。

李正鸣听话地放下他的手。

“以后在车上小心一点，不要说站就站起来，吃到苦头了吧！”看她没啥要紧，他忍不住就叨念她几句。

“我知道啦！我以后会小心的。”吐吐舌头她不好意思地说。

“没事那我打电话了。”他重新把手机拿到手上。

“等等，你怎么会有我家的电话？”听他说要打电话她可怕了。

“我去找你的人事资料，上面就有了。”李正鸣也不怕她知道直接就跟她说，他用手去拨开她乱动的手，“等等，接通了。”“不要啦！”手被拨开的杨欣如可紧张了，她怕这事被她父母知道她可就吃不完兜着走了，不被打死在路边才怪。

“不要？”他双眉挑高，以询问的口气问她。

“我是说我跟你进去。”杨欣如像只挫败的公鸡低头认命地说。

他的手机离开他的耳朵，杨欣如见机会不可失，一伸手抢过去直接关掉。

他也不跟她抢，“你要跟我进去了？”他很轻易地放手将手机给她。

很高兴拿到他的手机，她连忙藏到身后的椅背去。“我答应啦！所以你不用打电话了。”她肯定地点头。

“这是你说的。”他被她接近孩子气的行为逗笑了。

她的神情坚定。

李正鸣计谋得逞也不啰唆，“走！我们进去了，法官已经在等我们了。”他拉开车门跨出车外。

她叹口气，她的婚姻就这样草率的决定，事已到此地也认命了。

为了他未来的孩子着想，他只好先对不起生养他的父母，不告而婚，以后再报备喽！

不过可想而知一旦事件披露后，会发生怎样挪动的事，或许他会被骂得半死吧！他臆测。

办公室出现了许多的风风语语，总经理秘书现在被某位小开追求中：不过那位小开非常神秘，从不曾露脸，每天准时早上十点于公司门口便会会出现一位送花的小弟，目标正是总经理的秘书，而且只选一种玫瑰花，第一天

送的时候就非常地引人侧目，因为送花小弟只知道收花者的名字，其它一概不知，在问了人事处的小姐以后才得以送到真主的手中，巧的是人事小姐正是万中选一，公司里最最公认的广播电台，在人事小姐发挥她那请大家告诉大家的人饥己饥精神下，全公司上到经理级人物，下到扫地的欧巴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送花人轰轰烈烈整整送了两个星期的花。

杨欣如接过今天送给她的花，很粗鲁随便地丢在地上，气冲冲地闯进李正鸣的办公室，她今天真的是发火了。“你到底要怎样才甘心？”她脱口而出，她已经受不了了，现在她不只是有名，连总栋大楼没有一个人不认识她的，现在守卫室的伯伯甚至每天都会问她同样的问题，“今天那男人有没有送花来？”照这种情况看来再过一个月，全世界可能都会认识她了。

李正鸣不慌不忙地切断他的电话，“喔！你不要花了，那我明天不送花了。”这是他硬拖着她上法院公证结婚后对她的补偿，为求得她的谅解，他使出浑身解术，听从林若梨的话，用鲜花攻势企固软化她，她已经连续两个星期除了公事外，就不再理他了，现在还不错，起码有反应了。

他说得倒干脆，杨欣如瞪视他，“最好是一朵也不要！连一片花瓣都不行！”她警告他，她在心里诅咒，她当初怎会胡里胡涂地与李正鸣签下一只在“立羽”工作一年的合约，现下可好了，她动弹不得了，她要走得拿出商百万的现金出来才行。

都怪她自己自作聪明地自以为打对算盘，自以为打过契约李正鸣就不能因为他们的关系而要揪下她的工作，那现在她的日子就不会如此难过了，更惨的是她还跑去跟他公证结婚了，不但有夫妻之实，连夫妻之名都有了，差只差在到目前为止只有天知、地知、她知、李正鸣知，对了，还有帮他们公证的法院知及那随便找来的见证人知。

他不但以那只契约钉得她死死的，就连上法院公证也威胁她，如果不肯就等着他到她家向她家的人报告她跟他同居，而且现在连孩子已经有了，最令她生气的还不是强迫她跟他结婚道档事，而是他是在没有任何人知悉的情况下跟她去公证的，难道她这么带不出门？她连见他的家人的资格都没有？“孕妇要平心静气，注意胎教知道吗？”李正鸣很是好心地告诫她。“下午要记得去产检，假我帮你请好了，你是挂三十六号，要记住。”告诫之余他还提醒她。

“你烦不烦啊？怀孕的又不是你，干你什么事？”杨欣如给了他一记卫生眼，老天，他真的比她老妈还烦上好几倍。

李正鸣听到她的话反而更给了她一朵会令所有美女为之倾倒的笑容，光看他那笑容，杨欣如知道大事不妙了，果然李正鸣的话对她而言真的大大不妙。“嗯！是这样？那我下午正好也没事，我陪你去好了。”“想都别想！”不考虑，她一口回绝。

“那不用我陪你会乖乖去吗？小甜心。”李正鸣又用他那腻死人的笑容冲着杨欣如笑。

不留情的她脱口就一句，“用不着你管！”她的话甫一说出，她立即恨不得自己没说过，因为李正鸣的表情明颇表现出受伤害的表情，他那表情令她整个人不觉一缩。

“如果……呃……嗯……如果你下午有空可以陪我去，但是千万不要被公司的人发现。”她退让一步，作为伤害李正鸣的补偿。

“真的！”李正鸣听到她的话马上眼睛为之一亮，满足兴奋。

杨欣如为他这个反应怀疑他之前的表情全是佯装出来的，但她已自动邀请他陪她去，怎可出尔反尔。

产校时李正鸣可真让杨欣如吓了一跳，他问医生的问题每每切中主题，不只是医生称赞他是个好爸爸，连身为孕妇的当事人都觉得相当汗颜，他问的问题十样有八样她想都没想到，他竟然能够一一提出跟医生探讨，甚至重要处还做笔记。

在满足完他个人的疑问后，他轻快地哼着歌，“我等不及医生帮我们的宝宝照超音波了，好想看看宝宝在你肚子里是怎样。”等车子在马路上跑的时候李正鸣又突来一句，“我们去买几件宽大的衣服，怀孕不宜穿过紧的衣服。”“不用了，现在还不需要。”杨欣如拒绝他的提议，等到需要穿到孕妇装可能要两、三个月后，现在就买未免稍嫌太早。

“你不需要可是宝宝需要。”他闷闷地说，不容她拒绝，李正鸣直接将车子开进百货公司的停车场，拉着杨欣如直上卖孕妇装的楼层。

杨欣如可是一点买兴也没有，不过李正鸣倒是兴致勃勃，要专柜小姐拿出目录给他看，并很认真地在展示柜上翻翻我找的。

她只负责穿给他看。

“连逛了几柜，他的手可是满满的拎着里头装孕妇装的袋子，杨欣如在无法制止他的情况下也只得由他去了。

“我想是哪个贵客临门，这么大手笔，原来是你！”一名男子向他们迎面走来。

“才刚走出电梯就听那些专柜小姐说有对夫妻出手阔绰，我还很好奇想说是谁？”“我来买东西不行吗？”李正鸣口气可坏了，甩都不甩他，拉着杨欣如掉头就要走人。

李正刚动作快地闪到他面前阻止他离开的动作，张开双臂做投降状。

“行，怎不行，随你爱买多少，我差个人帮你提可以吧！”开玩笑，自己哥哥大驾光临做他弟弟的哪敢说句不？只不过自己很好奇老哥别的不买净买孕妇装，这就够令人匪夷所思了。“不过我有点疑问，你需要用到……嗯……这类的衣服吗？”李正刚不敢直接表明问题。

“我买给我宝宝的妈妈穿不行？”李正鸣十分不耐地挑高眉毛，瞪视李正刚。

“你的……你的什么？”李正刚一下子难以意会，一张嘴巴张得老大忘记阖起来。

“我没听错？”他不确定地想再向李正鸣求证。

“这不干你的事，我买我的东西，你把你的百货公司看好就好了，管那么多干嘛？我的事用不着你来管。”李正鸣口气不是挺好。

李正刚好巧不巧正是这家百从公司的经营人，这家百货公司也算是立羽名下其中一间投资的公司。

“你旁边这位是……”转过头，李正刚笑得可开心了，一点也没有被骂的神情，“大嫂，你好，我是他的弟弟，现在是这家百货公司的经营人，我叫李正刚。”他很自动地趋前自我介绍。“今天想要买什么都尽管买，就跟那些小姐说记我的帐就行了。”李正刚很大方地道，他心里打的主意可就神了，光他眼前这种大的消息就价值百万，只要等他上楼打电话跟他父母报告一下，马上就有大把大把钞票进帐，今天她买的就算是他这个为人小叔的送她的吧！现在多巴结一下以后日子就好过了。

第一次见到李正鸣的家人她有点震驚，但李正鸣的态度恍若可有可无的，一点也没有将地介绍给他家人的模样有点伤她的心，难道介绍她给他的家人真的如此难以启齿？“我如道，你一定是害羞，没关系，都快是一家人了，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是，你就不用挂意了上我也不会放在心上。”李正刚很干脆地说。这会他可高兴了，有始以来最重大的消息，想想看由他的口中告诉其它的人，而且他还有幸见到大嫂本人，其它人不羡慕死才怪。“你们慢慢逛，不打扰你们了，买多少都没关系，全记我的帐上！”李正刚大方地说。“大嫂，下回见。”他挥挥手人就走掉了。

“对不起，是我的错，你一定希望我们结婚的事不曝光，所以找一直没跟我的家人讲，回头我会跟正刚讲清楚的。”李正鸣很诚心诚意地向杨欣如道歉，他完全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一桩意外。

被他这一说她才恍然大悟，不是他不愿介绍他的家人给她，而是从头到尾她一直坚持的原因，他是为了体贴她才没带她去见他家人，或许是因为一开始是她表现得太强硬，他才会顺着她的意思去做，心中的结一旦解除，她开始坦然，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她怎能因一己之私而拒绝与他的家人认识？“这不是你的错，谁也料不准何时会遇到熟人，我们刚去皆院的时候没遇上认识的算我们幸运，他是你的弟弟，回头跟他解释一下就不会有事了。”她安慰李正鸣。

“我们走了，发生这种事我想你也没心情再逛下去了。”李正鸣有气无力地说。

“怎么可以？你刚不是说要买小孩子玩的具？都还没买就要走了？”为鼓舞他的士气，她一反刚进来时强烈的反对。

“可是你不是说不要买吗？”“我改变主意了。”“真的？”“我很确定。”背地里，李正鸣笑得可开心了，在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将他们的关系一点一滴地曝光这就是他的目的，他要让杨欣如一点招架的力气都没有。

李正刚可跣了，他一离开他们马上直奔他个人的办公室，开玩笑，这重大消息不及时报告，到时候他不被海K一顿才怪。

他拿起电话立即熟练地拨下一组号码，没隔多久电话的一头就有人接了。

“妈！我是正刚啦！我有件事要跟你讲……不是工作上的事啦！跟哥有关……哥现在在我这里买东西，买的东西可怪了……你先让我讲完，重点是他买的东西，他买孕妇装耶……买孕妇装还不奇怪？他说是为他的孩子买的。”李正刚很有耐性地听着电话那端传来的巨响。“妈，你不要紧张行不行？看他们的样子应该是还没结婚。

“哥不敢的啦！他要结婚一定会跟你讲的，你不要一直叫好不好？我还没讲完。”李正刚将话筒拿离他的耳朵，其受不了他老妈子，都叫她不要尖叫了，还一直叫个不停。

“我可以说了？好，我要讲了，听她说已经有了，妈，恭喜你要抱孙子了。”电话那端的噪音更大了，李正刚露出受不了的表情。“你要现在过来？不要啦！等你人过来他们早走人了，你在家等消息就好了，他们买什么东西我会再向你报告的啦！

我知道 我知道。”陈光明发哲，全天下的人算李家的人最难应付，下午快三点时，响起了一通电话。

李正鸣的母亲在电话那头不停地问他知不知道跟李正鸣在一起的女人

是谁，是不是真的有李正鸣的孩子了。

在争论了十多分钟之久，李母索性要他待在办公室不准走，她要亲自过去找他。

自然半个小时后，李家全家的人一起出现在他的办公室，几乎是全家啦，除了李正鸣和他新出炉的那口子，外加尚在美国的李正意除外全体总动员，浩浩荡荡一行四个人不多不少各踞住他的办公室一角而已。

“光明，是不是真的？”“光明，你知道是哪一个吗？”“光明，你整天都在公司出入，相信多多少少你一定知道些什么的。”“光明，是多久的事了？”“光明，是你们在美国认识的吗？”大家你一言我一句地问个不停，压根不给陈光明喘息的时间。

陈光明暗暗在心里为自己盘算着，如果他说他什么都知道，那一定又是一大串劳什子的问题进出来，保证今天别走出这间办公室的大门，还有这种事还是要由当事人来宣布比较好，他这个局外人做他的观众比较实在一点。

在各方的衡量评估下，当下他决定死不承认对他比较有利。“真的？正鸣找到结婚的对象了？”他发挥自己有生以来最逼真的演戏效果，当作自己是不知情的第三者对李家的人发问。

“你不知道！”“你没听说！”“你怎么可以不知道！”“你一定是在骗我们对不对？”在陈光明的回答后一堆惊叹号冒出来。

“相信我，正鸣他什么都没对我说！J·陈光明很小心地趁李家人又一团乱左手快速在背后做食指与中指交叉的动作，说出生平最大的、最不善意的谎言。

在乱烘烘的声音中，李家人很失望地自他的办公室退出，陈光明才得以庆幸自己侥幸逃过一劫，不过以后可难讲不会被李家的人处以极刑。

确定李家的人全离开公司后，陈光明拿起电话拨出一串他熟悉的号码。

“正鸣，你在哪里……还买东西？我都快被你害死了你还有心情血拼？有没有摘错……发生什么事？我都快被你家的人搞死了你还问发生什么事？”说着说着，陈光明拉高音量，他对电话中李正鸣的笑声很无奈地翻翻白眼。“他们都走了，我才敢打电话给你……好啦！反正那是你自己的事，他们问我我可半句都没说，要怎么处理你自己看着办。”当天晚上季正鸣的住处可热闹了，在隔壁的杨欣如光是坐在客厅就感觉得到今晚他家热闹非凡。

李正鸣才一开门，一阵人群就纷纷从他面前走过，正如他预料的一点也没差，他的家人全员到齐。

“爸、妈，你们怎来了？还有……”他指着他的弟弟妹妹，“今天大家真的都一起来了。”他边打招呼边做他惟一能做的事关门，这客人可自动了，每个人都各自分散行动，一个去搜查他家所有的房间，一个就跑进厨房找吃的东西去，其它的就坐在客厅的沙发椅上。

“儿子啊，听说你今天去正刚的百货公司？”李父开门见山地问。

李正鸣快速地用他的心死光束恶狠狠地刺向李正刚。

用不着李正鸣接话，李母的话马上迸出来了，“儿子，你什么时候要把儿媳妇带回来让我们瞧瞧？”果然，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你啊！把人家肚子摘大了，就要负责，年轻人就要勇于负责。”李母话才一落，李父的话又传来了，“择期不如撞期，不如我们明天就去女方家提

个亲好了，免得对方嫌我们太失礼，把人家女儿肚子搞大了才要娶回家，我们做人就是要诚心，真心感功天。

凡事都要付诸行动才是最实际的。“李正鸣听了差点没翻白眼，他老爸想得可真快，已经想到要去提亲了。

“爸！你说的我全都知道，可是女方不答应我又能奈何？你儿子我也很急啊！”看这阵仗他也得实话实说了，真的不是他不要，是女的不答应，但为了他生命财产安全，他聪明地省去一句他已经强迫人家跟他公证结婚了，谁说一生只能给一次婚？跟同一个人重复结很多次婚也不会犯重婚罪。

“笨儿子！你不会动脑筋？脑袋可不是白白生给你的，你肚子饿会不会找东西吃？渴了会不会找水喝？”听他这话，李母可听不下去急得骂他，也不等他点头接着又讲下去，“你不会先去征求女孩子父母的同意这不就得了。”“我可以跟你保证你去女方家，对着女孩子的父母说他们女儿跟你有了，他们铁定会二话不说就把女儿嫁给你了，我们家又不是什么家世不良的，他们女儿嫁到我们家是享福，十个也有八、九个同意，再说你又没多只眼睛、少只耳朵的。”李父跟他妻子一如孔出气，直要他儿子上门去提亲。

“大哥，你也该带未来的大嫂来让我们看看才对吧！”李婷婷拿着一堆的饮料由厨房走出来。

“所有房间都看过了，没有其它人。”李正刚报告。

想必他已巡完他家了，李正吗冷笑，她住在隔壁这里当然是找不到人了。

“哥，你是不是有地方忘了找了？”李婷婷可精明了，她及时提醒李正刚，他们一行人进来时是直接由玄功走进来客厅的，可没再绕到哪个地方去。

“没有啊，我全找遍了，还会有地方漏了找？”李正刚一时未想起。

“隔壁没找啦！”李婷婷指指玄关上的壁垚。

李正刚恍然大悟，“也对，差点忘了，你们先等等，我开门过去找找。”他拉拉衣服，朝大门走去。

“那边不用找了，又没住人找也是白找。”李正鸣很快出声制止他。

他不出声阻止还好，他这一出声全家人马上用异色眼光看他，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愈说没有肯定是有，但大家都很有默契假装没有。

“正刚，隔壁就不要找了，你大哥说没有就没有了。”李父很识相地要他的小儿子不要开门过去找人，开玩笑，要是不小心吓到他的儿媳妇那还得了，反正事实已经很确定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说得也对，如果真有住人的话大哥早就说了，不用等我们去找对不对？”李正刚走回头替自己找个位子坐下，伸手拿一瓶李婷婷拿出来的饮料喝了起来，找了半天当然会渴，既来之则安之，不多喝点饮料补充点水分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大哥，跟大嫂约个时间让我们见见面，我很好奇她长得怎样，再说爸妈也都很想看。”话绕了一大圈，李婷婷不忘她此行的目的地，她一头凑过去低声问李正鸣。

“你早就看过了。”李正鸣咕哝。

“我看过了？怎么可能！”李婷婷思索她的记忆金库，她在大哥回国到现在两人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再说全都是在家里碰头，只有一次她去公司找他，难道是……李婷婷眼中闪着异样的光芒，但可能吗？她试着把李正刚所给的信息结合起来。“我想我知道是谁了，可是我想我还要亲自证实一番。”

“我警告你，不要吓到她，否则有你好受的。”他可紧张了，要是警扰到他的太座夫人，不给她好过才怪。

“放心啦，你妹我又不会吃人，你担心个什么劲？”李婷婷给他一个安啦的表情。

“我就是怕这样。”李正鸣低头喃喃着。

“你们兄妹在吱吱喳喳的有完没完啊？我们今天来是要讨论正鸣的婚事，可不是来看你们喳呼个不停。”李母打断他们的对话。

“没什么啦！我跟大哥是在讨论明天去提亲的事啦！你知道的，有些事总是不好意思说出来，我跟大哥讨论完再告诉你们结论。”李婷婷很快转移话题回她母亲，不愧是混萤光幕前的。

“那你们兄妹讨论一下也好，讨论个结果再跟我们讲。”李母很放心地交由他们兄妹讨论去，她现在的目标可是隔壁，那里究竟住的是谁？真的是有待研究，而她地儿子又不愿明说，说不定就是她未来的儿媳妇住在里头，哪天她一定要来探探，她下定决心，不过现在提亲的事要紧，要看儿媳妇以后机会多的是，至于提亲就不能等了。

第九章

李家一家人浩浩荡荡地朝杨欣如的家出发。

不知情的杨欣如还一心以为李正鸣是去跟客户洽谈生意，自己被卖了都还不晓得，这天她过得可快活了，上司不在她落得轻松，除了几通例行性的电话外，全然无事，又不必接受李正鸣监视般的视线，她甚至希望李正鸣常常出去哩。

晚上好不容易打发掉李正鸣的纠缠，杨欣如正打算好好的休息一番时，门铃当当响起。

她面带不悦，心想，他这个管家婆啰哩巴唆的，都跟他说不要再来吵她了听不懂人话是不？猛力拉开门，“你够了没！”门外并无她预期的那张脸，倒是多了四张其他不同面孔的脸，其实应该说是两张见过的脸。两张陌生的脸。

小心收回自己生气的面孔，“很抱歉，我不是在骂你们，我是在骂隔壁，我家隔壁住了一个很烦的人，三天两头就喜欢吵我，我还以为是我邻居又来了。”她很快地为自己的行为解释。“我想你们是敲错门了，你们要找的人在隔壁。”她指指与她紧邻的那道墙。

“我们没敲错门。”李正刚说。

“大嫂，我们是来找你的。”另一张年轻漂亮的脸庞出现在杨欣如面前。

“呃……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还单身。”当场杨欣如有点尴尬，她何时变成这位美女的大嫂都不知道？“大嫂，你不请我们进去坐？”李正刚神情诡谲地张望四周，像是深恐被谁发现了一样。

碍于曾跟李婷婷、李正刚有过一面之缘的情面上，杨欣如有点不自在地让开她的身体给他们这四个人进去。

等杨欣如将大门的上后，李正刚才舒口气，“还好，没被大哥看到，不

然可能要吃不完兜着走了。”要知道他在楼梯口监视多久才找到这个大好机会，他真佩服他大哥可以一个小时内在这里进进出出个十几趟，要是他早疯了。

“你们是在躲谁啊？”杨欣如见他一副小生怕怕的模样忍不住要问。

“当然是躲我大哥了。”李婷婷理很理所当然地说。

“反正今天我们是特地跑来找你的啦！大嫂。”“你是正鸣的妹妹？”杨欣如可吃惊了，她从不知道这个与自己有过一面之缘的女子是李正鸣的妹妹。

“是啦！大嫂，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多的是的机会可以聊，我爸妈今天来可是为了看他们的儿媳妇，还是你比较重要。”李婷婷指指她的父母。

这一听杨欣如着实吓到了。“你们大概搞错了吧？我只是正鸣的秘书而已。”她紧张地说。

“没错啊！你不是怀孕了？”李正刚大嘴巴地把已得到的信息坦述出来，话才一脱口马上狠狠遭杨欣如卫生眼一对。

“我想这点我承认，但是我并没有嫁给正鸣的意思，这全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她没敢讲出她已被李正鸣连拖带拉的去公证结婚，如果说应该是他们的儿子亲口说出，用不着她来讲。

“你是怕你父母知道会怪你？”李母亲切地问。

“我怀孕的事我还没跟我的家人说，但是我相信我家人一定可以谅解的，我想我可以独立把孩子教养长大的。”杨欣如很有决心地说。

“你不要担心，你只要人过来就行了，其它该准备的东西我们会准备齐全。”李父再也忍不住了，难道要他看着到手的儿媳妇飞了？“你与正鸣之间不管有什么不妥，放心，我们都会站在你这边的。”儿子固然重要，但是未来的孙子更重要，为了孙子未来的幸福着想，说要放弃儿子他也甘愿。

“对，大嫂，你不用担心大哥会欺负你，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的。”李婷婷很是同意她父亲的论调，再怎么说她今天一定要用她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她的大嫂嫁给她大哥。

听了他们一家的话，杨欣如很是感动，你们的话我很感动。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婚姻是建立在孩子身上，一个没有感情的婚姻是很难维持的，我想伯父、伯母会明白的，奉子之命结合的婚姻能维持长久吗？我怀疑，所以找很抱歉，我真的无法嫁给正鸣。

原来症结就是出现在这里，他的儿子可真笨，连哄个女人都不会，还敢说是被女人倒追长大的，李母在心里暗忖，她用手肘敲敲她老公。

“欣如，我想同为女人我能了解你的想法，不过有一点我必须跟你讲，无论如何在我的心目中你永远是我的儿媳妇。”她假意地短叹口气，“都怪我福薄，没这个缘分。”沉寂了会儿，李母才说：“好啦！我们打扰你太久了，你也该好好休息，明早还要去上班呢！怀孕的人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知道吗？我们走了。”说完，便伙同大家出门搭乘电梯离去。

站在电梯里，李正刚可忍不住了，“妈，你真的就这样放弃了吗？”

“哥，这叫以退为进，懂不懂？”李婷婷代她为李正刚解答，“我们不是去大嫂家提过亲了？大嫂家的人也都同意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大嫂早晚都要踏进我们家大门的，只是早晚问题而已。”“这招真是高明，背着大哥跟大嫂暗通有无，再对大嫂动之以情。”李正刚很高兴地称赞他老妈。

“姜是老的辣，你们这些小毛头还不够看，你们还是多学着点知不知

道？”李父以他的妻子为傲。

“是！”“遵命！”季正鸣出差跟客户洽谈公事时，武光启、林若梨夫妇来访。

林若梨冲着她笑一笑，转回头对丈夫要求，“启，你下去帮我买饮料好不好？”武光启点点头，表示允诺。

“不要买太快哟！”天哪，这是那门子的买东西？还不能买太快，杨欣如一听差点没晕倒。

两人一起目送武光启离开，俟武光启消失在走廊的那端，林若梨才说道：“能不能进去正鸣的办公室坐坐？挺着一个大肚子站太久有点难过。”杨欣如很快打开季正鸣办公室的门请她进去坐。

“我去倒杯茶。”“不用了，我来的时候才刚去喝了一杯奶茶而已。”林若梨很习惯地将自己舒适地安置在沙发椅上。

“叫我老公去买饮料是打发他走，反正咱们女人说话他一个大男人听什么听。”“那……”“我主要是要来找你谈谈的。”“找我？”杨欣如不解。都是好朋友，要聊天约个时间随时都可以啊！

“我直接切入主题好了，正鸣这个人从小就被女人捧在手心里，你能相信吗？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就曾经有女孩子为了跟他牵手一起跳舞而大打出手。”“是很难想象。”杨欣如喃喃，心中却想着这跟她要聊的主题有啥关联。

“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上小学后才国小一年级就收到小女生的情书了。”“你是在强调他的女人缘吗？对不起，我跟他只是同事关系。”杨欣如急忙撇清她的立场。

“只有同事关系？那你怎么会住在正鸣的公寓里？”“我有跟你讲过我搬家了吗？”“是没有。”“你弄错了吧！我是住在他家的隔壁而已，真的没什么。”杨欣如很理直气壮地道。

“住他隔壁？这就没错了，那房子也是他的，而且在玄关的地方还有一扇相通的门，你不知道吗？”林若梨心直口快地脱口而出。

“相通的门！”杨欣如激动地站起来，“不要跟我说玄关上那幅画后面有扇门。”天哪，难怪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跑到她的公寓裹。

“对啊！那是正鸣特别叫人打通的，你们住的那层楼全是他的，他新居落成时我还有来过，他还特地展示给我们看过，掩饰得真好，一点都看不出后面是一扇门对不对？”林若梨沾沾自喜地说。

“我发誓，我一定要找人把那扇门封了！”杨欣如气愤交加地说，要不是林若梨告诉她这事，她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谢谢你告诉我适个宝贵的消息。”“不客气，再不久我们就是自家人了，你不用客气，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的。”“希望会，不过那得等我把季正鸣这个卑鄙的人料理完之后再看看。”杨欣如咬牙切齿，她恨她自己怎么会这么笨，住进人家家里还很高兴捡了间便宜的房子，没想到到头来是中了季正鸣的计。

“料理他？你要怎么做？”“你有没有房子要出租？”“谁要租房子？你朋友吗？如果是的话我可以帮你问。”“不是我朋友，是我要的。”“耶？你跟正鸣住在一起不是很好吗？怎么想要搬？再说不久你们就要结婚了，不用搬啦！还有等你们结婚那天还会举行世纪的大婚礼，到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多好是不是？”林若梨很美好地说。

“谁说我们要举行世纪大婚礼的？”杨欣如拉住林若梨的右手摇晃几下，

死性不改的男人那么希望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结婚的事实吗？“正鸣说的啊！而且他今天就是和他父母去你家提亲。”林若梨猜不透欣如在想些什么，这不是老早就定案的事吗？“再说你不是也怀孕四个月有了？说不定我们还可以来个指腹为婚哩。”林若梨很高兴终于有个伴跟她一样，她们还可以交换怀孕心得。

“那个死男人！听不懂人话是不是？”她忍不住咒骂他。

“对不起，他不是听不懂人话，而是听不进你的话。”李正鸣走了进来，他再也听不下去了，虽然他只听到她们之间后半段的话，但对他而言早已足够，这个女人真的是他有史以来遇到最难缠的女人。

“我不会答应你的！”杨欣如并未被他的突然出声给吓到。

“你不答应也可以啦！我是不反对，不过你可得先把你父母摆平再说。”他很平静地说。

“你少威胁我，我可不是被吓大的……”杨欣如眼尖地看到推门而入自己办公室的人，天哪！他把她父母全带来了，该不会天将灭她？“呃……我是说……”她连忙改口。

“基本上你父母已经同意让你嫁给我了，现在就等你点头了，你的意思是愿意嫁给我喽？”李正鸣面不改色替她接话。

“当然了，你不要也不打紧，我不会勉强你的。”他爱极地捏捏她的脸颊，附在她耳边说：“我想你是知道的，你家的人思想保守，对于你养情夫啦、未婚怀孕等事件的接受程度不高，若说今天有个对他们女儿疼爱有加的男人，家庭背景又不错，非但不会怪你，还会很高兴女儿找到一个很好的归宿。”他仔细察看她的脸因生气而绯红涨起，为她的脸颊凭添几分娇意。

“当然，我也会绝口不提我们已经公证结婚过。”妈妈咪呀！这是什么世界？她完了，这下子真的玩完了，她困难地吞咽下一口口水，“你是故意的！这是你的阴谋，大老奸！”杨欣如瞪大双眼恨不得把他宰了的模样。

“如果你说愿意嫁我，我就掩护你，你觉得如何？”李正鸣不理睬她的怒意，以耳语的音量向她诉说。

“你这是强盗的行为，土匪！”杨欣如瞪视。

“不要？那你就准备被宰了，恕我先失陪了。”李正鸣回给她难以挽救的表情。“你保重。”说完人朝门口走去。

杨欣如奋力拉回他，“我可不可以后悔？”她可怜兮兮地说。

“当然，如果你决定接受我，身为你丈夫的我一定护卫你到底的。”他强忍住笑意，为她可爱的言行暗暗一笑。

“让我考虑看看行不行？”她犹豫不决。

“好吧！给你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时间到。”“你数秒太快了。”杨欣如抱怨着。

“我如果故得太慢你父母早走过来了。”“好啦！好啦！嫁你就是了。”“这才对嘛！”在他们小俩口为谈条件忙得不可开交的同时，林若梨可也没闲着，她主动地发挥她的国民外交精神，权充招待迎接杨欣如的父母。

“请问你们谈完了吗？”林若梨很有礼貌地问他们。

“我跟杨伯伯、杨伯母、李伯伯、李伯母五个人都商量好了，婚事当然是愈快愈好，正好下个月月初是个好日子，婚礼就排在下个月月初了，先让你们公证，至于婚礼嘛，就再多延一个月补请亲戚朋友，这样一来对你们肚子里的孩子也好，对长辈也都有个交代。”她很理所当然地把讨论结果向他

们这对准新人报告。

杨欣如听到李伯伯、李伯母整个人简直要昏倒。“你！”她不敢明目张胆，只能用脚狠狠踩李正鸣一脚。

“我是你未来的老公，你怎么可以对你的老公动粗？”他嘻嘻哈哈地对她笑，在顺利送走双方父母后，杨欣如终于松了一口气，双方父母简直像是在开相见欢见面会，又是讨论、又是聊天的，把一些老早八百年前发生过的事一一挑出来讲，少说也讲个三、四个小时多，这样还讲不够，最后决定要转移阵地，去吃个饭再聊。

“原来，你们早去过我家。”走进李正鸣的公寓，杨欣如边脱鞋边问。

李正鸣站在她身后，“你记不记得我们去百货公司买东西的那次？”她点点头，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休息，“嗯，还不小心被你弟遇到。”停了一晌。

“哦！你是故意的对不对？明明知道你弟在那里上班，就故意带我去那里买东西引起骚动。”她恍然大悟。

他默默不语，不予反驳，跟着坐到她的旁边。

“你好老奸！”她转身面对他，按着她又想起一些其它的事，“这件事我可以算了，但是有件事我要跟你算帐。”“随便你，今天是你算帐时间。”他不置可否，今天就随她了，将总帐清一清免得夜长梦多。

“很好，我们来算第一件事。”她露出满意的的笑容。

“我会搬到你的隔壁是不是你设计的？”今天她一定要把事情给解决。

“我只是请你的上任房东把你赶出去，再要他介绍房子给你而已。”他讲得可简单了，轻描淡写的。

“真的是你！”杨欣如可气极了，害得她无缘无故得搬家，深吸口气，要自己先不要那么快动怒，“那请问一下隔壁那间公寓的主人是谁？”“是我的。”他的表情可酷了，没有半点因杨欣如脸上升起的怒气而有任何变化。

“那请你告诉我，玄关的壁画后面是不是一道门？”“你不知道？”他的表情可无辜了，一副她早知道的模样。

“少给我装傻！我要是知道怎么可能会住进去？”她扭起腰，指责他。

“你要问的问题都问完了？”李正鸣微抬头看她，高的人就是好有处，就算是坐在沙发上，注视站立的人也不用将头抬个老高。

“问完了。”“那该我了。”他站起来贴紧她，冷不防，她跌进了他的怀里，他紧紧拥着她。

“你少来，我还在生气中。”她不领情地在他怀里挣动。“你放开我！”“你还在生气？我向你道歉好吗？”不理睬她的挣扎，他依附在她的颈项，对着她的耳朵吹气。“算是我的不对，请你原谅我。”“不要！”她才不要轻易的就放过他。

“那你要我怎样向你道歉？”他开始用舔的，伸出他的舌头，舔舔她的耳背。

“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好吗？随你高兴。”“我们办离婚你觉得怎样？”她移动一个位置让他方便他的舔舐。

他啧啧有声起来，“你不是已经答应我要再嫁我一次了？”他以戏谑式的口吻道。

“就是要再嫁你一次才要和你办离婚啊！”她说得可溜了。

“是吗？你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他语气经柔，舔舐改为啃嚼。

“我不知道。”他的动作让她难以思考。

“不知道？”他转移目标，埋首在她的颈项，吸吮她脖子细腻的肌肤，手开始不老实地游移着。

“正鸣……”她为之无力，轻轻呼唤他。

“嘘”他的行为更为狂野了，像挣脱的野马。

整个客厅转为寂静无声，只除了他们因激情而发出的呻吟。

许久，他才抱起她走进卧房。

第十章

杨欣如搞不懂自己是招谁惹谁，如果可以，她真的想高喊她不要，现在的她好比笼中鸟是逃也逃不出李正鸣的手掌心。

白天她仍旧是李正鸣的秘书，这主意她属意的，他防备她的心可强了，怕她趁他不在身边在婚礼前跑掉，可说是二十四小时看着她。

她是满肚子的牢骚无处可发，他还怕她在公司会突然不见，于是还特地交代警卫，说她除了跟他在一起才能离开，否则一律要向他报告，“这算哪门子的体贴？简直是泯灭人权、违反人身自由！”她叨念着。

她妈还说他对她很好，对啦！好得不得了，进出由他接送，三餐由他接手，这根本就是二十四小时的跟监嘛。

“漂亮的小姐，正鸣在吗？”正当她盯着一棵室内盆栽发呆的同时，一位男士站在她面前向她问候。

“我不知道，你自己去问他啦！”烦死了，每天就是有一堆烦不完的事，杨欣如指指通往李正鸣办公室的门，很不客气地说。

“哦！漂亮的小姐，你的态度很不好哦！不怕我跟你老板打小报告？”王任东被她奇怪的话吸引住，他缩回往里面走的脚，有点打趣地对她说。

“你去打小报告好了，如果他炒我鱿鱼更好。”她无所谓地挥挥手，很不耐烦地希望他赶快走人。

“漂亮的小姐，你很凶哦！”王任东不理睬她凶恶的话，对她不耐的表情更视若无睹。

“你真的很吵，你不是要找人？不进去？好，那我叫警卫把你轰出去！”管他祖宗十八代是谁，今天她就是心情不好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不要怪她没提醒他，哼！

“你不知道我是谁？”王任东好奇地问她。

“我管你是谁“你真的很烦耶！”她将头转向一边很不屑地说。

不问还好，这下王任东果真下不了台，他这位媒体出现率最高的人类竟然有人不认识他，这简直是……不是，根本就是天下一大奇耻，对他的最高侮辱。

“喂 你再看清楚一点，你确定不认识我？”她索性转动椅子背对他，“再多看几次都一样，不认识就是不认识。”“你再看我一眼、我相信你一定有印象的。”在自尊心严重被伤害的情况下，王任东不灰心地要她确定一次。

“不用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吵我就真的叫警卫上来把你轰出去。”杨欣如从未见过有人脸皮厚成道样，李正鸣往下排即非他莫属。

“漂亮的妹妹，火气不要这么大，我可以原谅你不认识我，但是以前不认识我，现在见着我本人就绝不能再不认识我。”王任东死不放弃就是要引起她的注意。

她理也不理，把他当作是疯子，拿起话筒拨了警卫室的电话，“喂，有人在总经理办公室门前大闹，请马上派人上来处理。”他看起来像是在捣乱的吗？王任东扪心自问，结论他当然不是了，于是他愈挫愈勇地不断试图引起眼前的杨欣如的注意，“漂亮的妹妹，我请你喝茶看电影好吗？我会好好的向你介绍我自己的。”“我已经请警卫上来了，你再不走别说我没警告你，等警卫上来被轰出去是很难看的。”她甩都不甩他，整理起她的资料。

她这种行为老实说对王任东而言更挑起他的兴致，多有个性的女人啊！他决定要再出击一次，“漂亮的妹妹……”这次他主题还没说出口就突然被人从后头给架住了。

“喂！你们做什么？！”他被突如其来的力道制住，很自然地出声遏止。

“放手！”“请你们把他丢出去，吵死人了，扰乱我办公。”杨欣如挥挥手要警卫把他扫地出门。

眼看自己就要很没面子地被丢出去，王任东可顾不了面子不面子了，开玩笑，真被丢到马路上他这张脸恐怕没地方摆了，不考虑就高喊了，“李、正、鸣，救命啊！有人要轰你的贵客！”李正鸣坐在办公室里被人这么一叫飞快走出来，公司里不曾也没人敢道样连名带姓地叫他，听那口气好象十万火急似的。

才探出头，他看到王任东的情形是一边各一个彪形大汉架住王任东，活像是捉小鸡一样正要被抬进电梯里。

“呃，这是什么回事？”在这很可笑的场面，他这还是很镇定地维持住他一贯的作风。

“他没事在我面前乱吠，扰乱我办公，我要警卫把他轰出去。”杨欣如面无表情地说，口吻里满是怨怼。

“李正鸣，你该不会真要把我用丢的去出去？”王任东乱没形象地卡在两名警卫中间死命挣扎。

“我想这是误会，你们放开他，他是我朋友，来找我的。”李正鸣清了清喉咙，以免爆笑出声有损他的威严。

“是的，总经理。”警卫听话地松开王任东，“那没事我们就下去了。”等到警冲进人电梯后，李正鸣才解放出他憋了许久的笑意。

王任东拚了命瞪他；“你还笑得出来，这是对我个人最高的污辱！我要求你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杨欣如看在眼里可就很不以为然了，“你干么要警卫放了他？”她的责怪之意可深了。

“进来里面再谈。”公司进进出出人很多，在走廊上讲话实在是不智之举，李正鸣很明白此点，故要他们都进入他的办公室再谈。

一进到李正鸣的办公室，王任东可忍不住了，指着她问李正鸣，“这是你的秘书？她的行为真的是有待加强，不但对我这个访客不礼貌，还敢对我大小声的，我劝你还是把她给遣散了，这种恶员工不要也罢！”他真的忍不下这口怨气，今天要不是他是冲着他跟李正鸣的交情来的，他早就拍拍屁股走人了，从他出社会在企业界混谁不是对他唯唯诺诺？要不是他看她长得还不错他才懒得理她哩。

李正鸣很努力地端正严色对王任东摇头，“不行，把她开除我就没老婆

了。”“唉！你老婆关她啥屁事？”他不断揉着被捉痛的手臂，那两名警卫的手劲可真不小，早知道今天出师不利他就不来了，管他天王老子是谁，今天把他惹火了，若没给他一个交代他是不会走的。

“对哨 老婆关我啥屁事？”杨欣如学王任东的口气，横竖她也不是心甘情愿想嫁，“我只是个小小小小的秘书而已；根本上不了台面。”李正鸣出声遏止她，“欣如！”他很不喜欢她如此压低自己。

“是他先来惹我的，我都警告通他了，是他自己不听的，要怪谁？大不了你把我开除啊！”她转而怒视李正鸣，在这同时她亦不忘斜睨王任东。

王任东可感兴趣了，属下敢给老闷眼色看还真是天下奇闻，他很自动地退了几步，以防他们开打时战火会波及到他这个“无辜”的第三者，虽说战火是由他挑起的。

“胎教、胎教。”没有王任东预期中的战火，李正鸣一反常态地拍拍她的脸颊，要她平息怒气，“你不要跟他那种没教养的人计较，那是他家教不严，不关你的事，如果有错全都是他的错。”王任东眼珠子差点没掉下来，何是变成他没家教、家教不严？这太有违常理了，令他听了不得不抗议，“我要申诉！”“你要申诉~是吗？”李正鸣一张斗大的脸没预兆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我很确定我要申诉。”开玩笑，他个人被污辱没关系，他还能忍受，如果连带污辱到他家长辈，说啥也要讨个公道。

“你去我家申诉好了。”“你家？”“对没错！但是不要怪我这个跟你穿同一条内裤长大的兄弟没事先警告过你，如果你去说了你会死得很惨。”“笑话，是你死得很惨吧！没有同胞爱，进污蔑你的干爸、干妈。”王任东可不是被吓大的，以为他随便说说他就随便听听？“先死的绝对会是你。”杨欣如很肯定地插上这一句，以李家的人全向着她的情况看来，眼前道位不知打哪临时冒出来不怕死的人类，一定含死得很难看。

“我一定要去你家投昼。”“你尽管去吧！对了，我差点忘了，你眼前的这位是我未过门的太太。”李正鸣皮笑肉不笑地说。

“这有很不巧的我现在正身怀六甲，我相信我的心脏很好禁得起刺激，但是经过你道一闹不知道孩子会不会受不了而胎助。”杨欣如不忘补充。

恶梦！他今天真的是出师不利，惹上不该惹也惹不起的人，他真是千不该万不该，“我求你们饶了我好不好？”他诚时务者为俊杰地请求他们放过他。

“不是说要把我开除的？”“不用，不需要。”“不是说我态度很差？”“没有，你态度很好，是真的。”“再来呢？”杨欣如可不放过他，她堆积的一股怨气今天终于得以发泄。

“再来……我……我想今天实在是不适合拜访的日子，我改天再来好了。”王任东连忙找借口逃掉，再不快跑他今天非死在“立羽”不可了，这样的死法太没形象了。

看他仓皇失控地夹着尾巴逃，李正鸣和杨欣如都忍不住大笑失声，一扫连日来两人间的阴霾。

季正意发誓，这绝不是故意的，真的是意外，他的脚不小心一打滑就倒向他大哥那边了，巧的是他亲爱的大嫂，也就是他大哥的老婆一推开门就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了。

在这情况下他当然会紧张了，他拚命挣扎试图挣脱，却是弄巧成拙，四肢呈反效果地交缠在一起。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关系！”杨欣如一双噙着泪水的眼眸指责他们，她现在看见的情景令她的心整个的揪住了，看自己的丈夫怀里抱着另一个女子，她心整个冷掉。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她站在李正鸣办公室门口想抽腿走掉。但是双腿发颤的她发现自己已经快站不住了，不忍心再见此情景，她撇头望向另一处，不忍再看下去。

李正鸣虽看不见杨欣如的人，光只闻她伤心欲绝的语祸他的心就降到冰点，他快速地拉开李正意猛一推，也不管李正意会不会撞到桌子、椅子之类的，急急忙忙站起来赶着要安慰他的妻子。

“你们还真大胆，还当着外人的面，你们……”她抬起抖动的手指着他们，“我知道！你要我根本就只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泪水扑簌簌地泛流出来，如奔腾的长江滔滔不绝。“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原来他背地里还养了个女人，而自己还欢欢喜喜地跟他上法院公证结婚……她的心好痛好痛，她好笨，错！错！错！

“欣如，你听我说。”她的泪眼婆娑，轻轻地触动了他心里的一条线，他的心隐隐作痛，“我想你是误会了。”李正鸣轻轻地靠近她，伸出一只手，生怕惊动她，温柔地揩去她脸颊上的泪珠。

“不要管我！你叫我来不就是要我看这个吗？”她不领情地拨去他的手，“你放心，我不是那种死缠着不放的人。”她频频往后退去。“我马上去请律师开离婚协议昼。”“欣如，事情不是你所想的。”李正鸣紧紧搂住她的肩膀，不敢轻易放手。

“不是我想的？我相信我亲眼看到的事实！”她拼命摇头。“你放开我”参与演出的事件主角站在一旁傻了眼，一手抚着他被李正鸣用力一推而撞上桌角的背部，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更遑论是吭珪了，他只敢站在原地心想，哎唷！这情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想也没想到自己一下飞机就兴匆匆地跑来这里，这会儿却莫名其妙地变成破坏人家婚姻的第三者。

“我想，你们有事忙，我……”他接收到李正鸣射来的必杀眼光，要是眼神可以杀人，他大概已被千刀万剐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小心翼翼地做闪身穿过他们两人，“不用送了，我下回有空再来。”李正意走得心惊肉跳的，一待出门外，留也不敢留，他拔腿就跑。

走到公司门口他大气才敢喘一下，才刚下飞机他叫了辆出租车就往这儿奔来了，为的是看他的大嫂一眼，天可明镒，他可什么事都没做，他只是撞到他大哥而已，谁知会发生这种事？更何况他们是亲兄弟又能做出啥事出来？这下发生这么大的事，要是给他老妈知道他不被宰了才怪，当下连家也不敢回去了，至少也得等事情解决了才能回去啊！

步出大门，他抬头看看天空，天哪！他到底犯了什么错？难道长得太美丽也是一种错误？就是因为他长得细皮嫩肉的，没事还留了一班长长乌黑亮丽的秀发，才会引起杨欣如的误会，误以为他是“她”，是大哥“外面养的”，杨欣如的醋坛子可大得很，也酸得很。

他才一在她面前站定，杨欣如就对“她”迷人、高挑、帅气非常的着迷，再加上“她”长长的秀发更使得她对他的注意力多加几分，虽然一开口的声音是粗了一点，但是还是无损他的美丽。

谁知到头来，他还跟她的老公坐在沙发上，身体全缠在一起了，害得她好痛心，她对他以前的风流艳事可以不追究，但是现在他们结婚了，而他

竟敢做出这种事出来。

大刺刺地坐在王任东的位子上，李正意思索着这棘手的问题，这问题该如何是好？“回来啦！怎么脸臭臭的？”王任东刚开会回来，一进办公室就看到某一个人占着他的位子不放。

“闯了大祸我还笑得出来？像你这个大忙人。”他回王任东，拿起桌上的纸镇把玩着。

“我都不知道你有忙成这样，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装模做样给我看的。”他们之间就是有道种奇怪的默契，以互相奚落作为招呼。

“我听到很浓的醋味了。”王任东放下他的记事簿，见李正意的眼神有点怪异，一定有事，“是不是被哪个人抛弃了？早跟你说了不要随便跟别的男人交往，这下可好了，人财两空。”“问题比被抛弃更严重。”这就是他为什么来的主要原因了。

“哇，随便说说你还当真？”王任东探出一个头到门外，“陈秘书，我们有私事要讨论，如果有人要见我，请他们再另外找时间。”他交代完随即关上门，随后又想到什么事又打开门，“这有电话也不要接进来。”他慢慢往里面走去，端起秘书放在桌上的茶，“说吧！”“我那个大嫂……”他的话只讲了一半便被王任东截断。

王任东被李正意一说，到嘴的茶全喷了出来，“对不起！”他放下手中的茶杯由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擦手，他现在对李正鸣的太太可说是有点小生怕怕。

“怎么？你是吃了她的闷亏？”“吃了闷亏还不足以形容，所以找才来找你。”说到这儿，他可激动了，李正意站起来走动，“我大嫂从头到尾跟本不当我是男人看！”“总该不会把你当成女孩子看？”见李正意立刻对他投来一对射杀的眼光，他抬起双手表明自己没别的意思，他真的只是单纯就事论事在提出一件问题的关键。

“我是个货真价实的男人！她竟然把我当成女的！”他的手重重落在桌子上发出一声砰然巨响。

王任东眼连眨都不眨一下，这类似的情况他也遇过，他回想起第一次见到杨欣如的那回，他被整得有多惨，光是精神损失就足足让他捶胸顿足了一个多星期，更呕的是连报仇的机会都没有。

“女人，你连这也在跟她计较？”他受过的委屈他不可能会跟李正意讲的，开玩笑，这事关他的颜面问题。

“这还不是重点，她以为我是我大哥的，我大哥的……”要说出这丢脸的事他实在有点说不出口：他担忧地转头面向王任东，迟不开口，这下可好，问题要不赶快解决，家门他半步都不敢跨进去，现在他真的是有家归不得。

“我猜猜，她把你当成正鸣的情妇对不对？”王任东的表情可乐了。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情急之下，李正意无心去纠正他。

“她没注意到你脸上李家工厂的正字标志？”王任东火上加油地取笑李正意，其实李家三兄弟脸都有几分的肖像，明眼人一看便可看出端倪：除非那人瞎了眼就另当别论，但这谁说得准？李家新出炉的媳妇就是有点异于常人。

“你还笑得出来，事情惹大了，我看我是吃不完兜着走了，他妈的，我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其实也没啥好怕的，只是，毁了他大哥的婚姻他会死得很难看而已。

“你就老实说啊！”王任东劝他，这可是他们李家的“家务事”，自己这外人没理由也没立场管，不过倒是可以在一旁做做观众什么的。

“我是想啊！可是一看到那种情形我吓都吓死了，我半句也说不出来。”他这回是骑虎难下，所以他才会跑来找王任东帮忙想法子。

“正意，我想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找大嫂一起来谈开。”王任东很有良心地建议他。

“谈开？跟他们？”这主意听起来不错，但是他会不会先被他大哥拆了？光这点还是有点危险。

“再不然你就继续让你大嫂误会下去，做你大哥的地下情人，不错哦！”

“王、任、东，你活得不耐烦啦？”李正意一对几近凸出的眼珠子死命瞪他。

“你少用你那对死鱼眼看我，是你自己跑来要我帮你想办法的！”生气？他才不把李正意看在眼里。“不过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很像个妞，大美人。”他不怕死地调侃李正意。

过好半晌，李正意才收回他的怒气。

“走了，我好人做到底，我陪你一起去跟你大嫂讲个清楚，顺便验明正身。”王任东捞起他的西装外套站在门口等李正意。

“王、任、东。”两颗探头探脑的脑袋不停来回轮流由墙角伸出再缩回，“走了啦！”李正意推推王任东，要他作前锋，吃过杨欣如闷亏的王任东哪肯。

“你是肇事者，你走前面啦！”王任东返到李正意的后头推他的后背要李正意做前锋。

“你是我找来的帮手，你先啦！”李正意时回头要他走前面。

“那一起进去好了。”王任东提议。

“好，一起进去。”李正意考虑了一会同意他的说法。

鼓起十二万分的勇气两个人整整他们的衣服，互碰手肘，一同走进李正鸣的办公室。

杨欣如是红着一双眼睛坐在面窗的位置，呆呆地瞪视着远方，而李正鸣则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看文件。

伤心的她本来是要夺门而出的，但是因为李正鸣警告她不能出去，因为她再怎么跑警卫是不会放她出去的，再说除非地想把事情闹大让全体员工都晓得他们结婚了，否则就乖乖待在他的办公室。

在他的威胁下，她心不甘情不愿地坐在他指定的位子上，摆出臭脸给他看。

李正鸣不能专心在他的工作上，她就是有影响他的力量，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跟他弟正意是有仇吗？该死的李正意！都是那小子惹的祸，祸闯了人却跑得不见踪影，真可恨，现在再跟她解释也没用，除非正意本人出来讲明，否则看样子，他日子有得难过了。

他分神地想着该如何解决这事，正意人也没跑回家会跑到哪里去了？真令人想不透，难不成跑去找小粉红知己？这也太没有兄弟爱了，看回去后自己修不修理这小子，可恨的是要赶快把眼前这份合约书给弄妥，要不然后期的作业会有问题，不但如此，还会严重影响到进度。

“大哥！大嫂！”李正意刻意压低他的声音讨好地叫道。

冷不防，两道不约而同的目光齐向他发射，一道是充满愤恨、伤心、绝望的眼神，一道是恨不得把他给宰了的必杀光束。

“你的老相好“又”来了。”杨欣如白眼比黑眼多的眼珠子朝李正鸣飞快扫射而去。

“你来得正好。”李正鸣不避嫌，几个大步手一伸，揪住李正意的衣领，“我刚好有事找你。”他拖着李正意直丢向沙发椅。

“轻一点，会痛的。”自知理亏的他大气也不敢喘一声，只能低声抱怨，“小力点，会痛的。”杨欣如以鼻孔出气，冷哼了一声。“演戏给我看？”她表情可不屑得很，奸夫淫妇一同出场，这分明是不把她看在眼里。

“正鸣，我跟正意一同来就是要把误会解释清楚的。”和李正意一同进来的王任东插进话来。

“还敢说？”李正鸣可绷着一张死鱼脸，他的目光由李正意身上转移到王任东脸上。

“别以为我很好骗，你们休想骗得过我的眼睛，她绝不可能是你的女朋友或未婚妻。”杨欣如口气可硬得很，她的眼神冷冽，对着王任东道。

我的妈呀！这声哀号王任东不敢叫出来，只能在心中暗暗为自己蹚入一摊事不关己的浑水中哀吊，这下他该如何爬出来？他怀疑，上回被她整得还不够吗？这会还得再接受一次非人性的污辱。

“我可没说，他既不是我的女朋友也不是我的未婚妻，他是……”王任东话没讲完，就被杨欣如满是讥诮的话语镇住。

“我也不相信她是你或他……”她意有瞄瞄李正鸣，“的表妹，你们休想骗我。”“呃……大嫂，真的一切都是误会……”李正意试图为自己申辩，无奈杨欣如抢着发言。

“不要叫我大嫂，我担当不起。”她可气得很，眼前这位分明是她丈夫的情人的女人还真不要脸，叫她大嫂？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眼。

李正意可难过了，不叫她大嫂不然要叫她什么？她本来就是他的大嫂啊！“大嫂，我是要说，我是……我是……”用想的简单，用讲的可难了。真有点难以启齿，他为难地想。

“他是我弟弟，叫李正意。”李正鸣一句简单明瞭的话，轰得杨欣如眼前一片黑，她伸手按按额头，试图安抚混乱的头。“你说什么？”为求确定她再问一次。

“我是他弟弟。”李正意迫不及待地说出他的身分。

“他不可能是女的！”杨欣如手发抖地指着李正意，不愿相信。

“不信你可以验明正身！”王任东见谜底已道出，以略带调侃的口吻说。

李正意可乐意了，不由分说，他立即动手，“大嫂，我脱给你看！”他很热心，外加一点点的迫切。

李正鸣看得可火大了，“你把我的办公室当成什么了？说脱就脱成何体统。”他抡起拳头用力海K李正意一下。

“大哥，话不能这样说，你弟弟我心地的非常纯真，不可能做出限制级的事的。”他苦着一张脸，他又哪裹做错了？为了验明正身不惜牺牲色相难道也错了？“我都还没跟你算帐，你还叫？回去看我修不修理你！”李正鸣没给他好脸色看，“今天的精神损失全算你的。”“对对对，是该算你的。”王任东听到有好处，他马上凑过来，“我还特地从忙碌的公事中拨出时间来，这损失也该算正意的。”李正意跳了起来，“那我的精神损失谁来赔？”他哇哇大叫，不过他没得叫多久，只见杨欣如一靠近便一把抓起他长长乌黑亮丽的秀发用力一扯。

“真的！”她惊呼，她一直在仔细观察他的头发，最后她的结论是既然是男的，那头发当然是假的，不多想就伸手想用力把假发拉下来。

“大嫂，会痛！”李正意的头发被揪在人家手里，他合着泪，不，堂堂男子汉有泪不轻弹，怎可因为这区区小痛就叫疼？他硬生生吞下眼泪要杨欣如放手。

“对不起，我以为是假的。”急急忙忙放下他的头发，她怯怯地说。

“没关系。”李正意哽咽地说。他还能怎样？拉都被拉了，难不成还报仇回来。

终曲

对李正意而言这是超级悲惨的世纪大婚礼，他的大嫂为了严惩他害她掉了好几缸眼泪的理由，联合他的大哥硬要他男扮女装作伴娘。

可怜的他在求救无门的情况不想起生他、养他的父母应该不会忍心他们的儿子沦落到做伴娘的地步，谁知他父母在知道此事之后表明他们中立的态度，不去干涉他们年轻人的事，任由李正鸣和杨欣如欺压他。

现在的他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虎落平阳被犬欺。”“伴娘？你准备好了没？”李婷婷探出一颗头问他，眼里盈满的笑意可没被李正意给忽略过去。

李正意由梳妆台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天晓得他恨死了，叫他男扮女装？让他死了吧！

他好恨、好恨，光是化妆师在他脸上化的妆就够他呕的，还有他身上穿的可笑礼服。

转身以最粗鲁的姿态面向李婷婷，“我好了。”“二哥，你忘了一件东西。”她强忍住笑，提醒他。

“你们要我穿的我全穿在里面了。”说完他夸张地捧捧为整体效果特地替他穿上的雄伟胸部，“腿毛我也刮干净了。”他撩起裙襖展示他修长的美腿。

“我知道，你全照我们做了，但是呢，鞋子，你不会想光着脚走出去？”李正意低头看看地上那双有跟的高跟鞋。“我可不可以穿布鞋就好了？”他胆怯地问打他出生以来，他还没穿过这么高的鞋子，他好怕一个不小心就跌倒当众出糗。

“你要我也不反对，但是你要知道大嫂可能会不高兴你做出让她丢脸的事出来。”李婷婷笑归笑，但仍警告着他。“你不要想太多啦！这双鞋子很低的啦！你穿上去绝对跌不死你的。”“好吧！听你的。”他深吸一口气穿上鞋子，以一种摇摇晃晃极为好笑的姿态向门口走去。

“二哥，你不用走道么快。慢慢走就好了！”她跟在他后头呼喊。

李正意不管往他后面直追的妹妹，心里正狠狠地咒骂他的弟弟、陈光明、王任东，对了，武光启夫妇也有份，这笔帐他会先记在墙壁上的，每走一步他的怨恨就多深一点。

他一走到会场入口，马上就有眼尖的人在叫了。“另一个伴娘来了！”口中不乏恶作剧的意味，李正意循声音找着出声者，正是王任东那个卑鄙、背信忘义的人！

“伴娘好高，长长腿姊姊耶。”有人在叫。

更甚的是还有人吹口哨。

李正意偷偷为自己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以躲避无聊人士的骚扰，今天要他做伴娘真的是够他饮恨的，抛头馆面对他而言还算小 case，最可恨的还是那些搞不清楚状况频频对他吃豆腐的男人，而为了不使他大哥、大嫂的婚礼有任何瑕疵，他老早一巴掌打过去了，害得他只能忍气吞声。

“这里有人了。”一声惋惜的口吻响起。

李正意很不高兴地转头怒瞪来者，现在他非常的火大苦无人可出气，俗话说来得好不如来得巧，才想开骂而已一阵清香扑身而来。

“是你！”高青美一屁股就坐到他身侧，狠狠地呼一口气，“里头空气真差，再不出来呼吸新鲜空气我真的会窒息。喂！你叫什么名字？”“李正意。”他闷闷地回答她。他认出她是杨欣如的好友也是伴娘之一。

“你好，我叫高青美，叫我阿美就可以了。”高青美很高兴地与他攀谈起来，“你长得好高，不会交不到男朋友吗？我没看过女孩子身高这么高的。”她很羡慕地说，从学生时代她就很希望自己能长高一点，像她才一百五十公分真的是有点恨天高。

“还好。”李正意开始衡量该如何甩掉她。

“你的名字还真的诗意，身高高、身材好、又漂亮，应该有很多的男人追求才对，像我就只能在旁边看的份，长得又矮又肥的男人看都不看一眼，哪像你虽然高了一点，但是追求的人一定很多。”说着说着，她开始落寞起来。

“不会啦！长得漂亮不一定好，像我今天就一直被猛吃豆腐。”不知为何想找藉口砸开的李正意却安慰起她，道种怜惜她的心绪高高升起，“那些死男人！”说到他的哀怨处他差点将脏话脱口而出。

“你是说他们非礼你？”高青美问。

“嗯！就用力偷抓一把。”“那不是很痛？”高青美问。

“是很痛，不信你看！”说完李正意撩起他的裙子到大腿处，指着左大腿外侧一处红红的印记，“当场我真的很想踹他一脚，让他不能传宗接代。”“你裙子会不会拉太高了？”高青美暗示他。

“没关系，你看！明天八成会淤青啦！”李正意很不在意地说，说着又移动位子要高青美看清楚一点。

“我有看到了，真的很严重。”高青美看完帮他拉下他的裙子归位，“赶快拉好，不然等一下被好色之徒看到。”“对！你说得没错。”一想到被吃豆腐的惨痛经验，他飞快拉拉他的裙子。

“跟你聊得很愉快，走！我们去喝一杯庆祝我们的认识。”“没问题，走！我们去喝一杯。”高青美忽略了李正意豪爽的语气根本不该从一位女人口中讲出来，还一径地应喝。

于是他们一同走进里面，找了一个位子喝他们的酒，在两人欢欢喜喜地喝完第一杯酒时，一阵骚动响起。

“丢新娘捧花了！”高青美对李正意说道，“走，我们也去看看。”也不管李正意愿不愿意，她拉着他就往骚动处飞快奔去。

奇异的李正意也没想要反抗，直觉的就跟着她跑。

新人站的台阶下已然站满一堆未婚的小姐们等着接新娘捧花。

“青美，接着！”随着声音而下，一束美丽的新娘捧花朝他们的方向飞去，

像电影的慢动作镜头，李正意因他人高马大的有利地位，他怕被花束砸得正着直觉伸手接住。

一时惋惜、捶胸顿足的仕女们纷纷表达了她们的不满。

李正意低下头看看高青美她有何反应。

高青美却以祝福的爱慕眼光看着他，“恭喜你，你是下一位结婚的人。”在台阶上的杨欣如气极了，该接的人没接到，不该接的人却接到了。

“如，不要生气，今天是我们的大日子。”李正意见状抚慰她。

“正意？他竟然接到捧花！他又不是女的，他干么蹚浑水？破坏我的好意！我本来是要丢给我的好友青美的！”杨欣如忿忿地道。

“你不用生气，说不定正意是帮青美接的。”说完他指指台下的两人。

“你要？”李正意弯下腰问高青美。

“我是很想要，不过既然是你接到了，那就代表我没你那么幸运，不过等你结婚时要记得把捧花丢给我哟！”高青美强忍着她的失望之意说。

“给你！”不由分说，李正意把手中的花束硬塞进高青美的手里，他心里一阵不安升起，好象不久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要发生，他摇摇头将这可笑的念头摇散。

“不用！真的。”高青美不接受地要把花束还给李正意。

“拿好！”李正意不满他的好意被拒，他严厉地命令她。“我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你不要再废话。”“那好吧！”高青美听话收回她伸高的手，紧紧将新娘捧花安置在她的怀里，感觉到她的心怦怦然地上下鼓动。

“走！我们再去喝一杯，不醉不归。”拉着高青美回到他们刚刚喝酒的位子。

“好！不醉不归！”当下，他们果真喝得不醉不归。

翌晨，一记尖叫吵醒睡梦中的人们。

李家的人被这记尖叫声吵醒，纷纷服装不整就跑进李正意的房间里。

这间房里，李正意全身赤裸地躺在床上仍睡得香甜，而他床上还坐了一位身上紧紧包裹在被子里的女人，神情仓皇，看情形肯定是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李正刚踢踢床下挡住他去路的一束花，隔了一夜的新娘花仍开得灿灿。

“二哥！”他推推李正意。

床上睡得正熟的人儿也只是挥挥他的手，像是在挥赶一只挺人的苍蝇继续他的美梦。

“二哥？”不死心的，他再叫第二遍。

“干么！你很吵，你知不知道？”李正意微微抬起沉重的眼皮睨他一眼，翻转身体不理他重新入睡。

“二哥！”“正刚！你要做啥啦工七早八早的吵死人了！”李正意被吵得不耐烦了，直挺身子坐起来。

他坐起来的同时不小心碰上坐在他床上的人儿。

“你……你怎么会在这里”他大声叫道。

高青美几乎呈现呆滞的状况，她有点不能接受为何她一觉醒来枕边人由女人变成男人。

“李正意！”李父高喊他的名字一声。

李父这一声高喊，李正意才发觉全家人都在盯着他看。

“你给我解释清楚！”李父去了话转身就走人，“我在客听等你。”其它人

则尾随李父走出去。

“二哥，我看这次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李正刚表情幸灾乐祸地对他说，按着瞄眼高青美，再若有所思地走了出去。

“你……”高青美伸出手指着他老半天讲不出半句话来。

“该死！”李正鸣和杨欣如这对新人虽是在蜜月后回来才知道此事，但他们都非常高兴。

杨欣如是高兴她的好友找到了好男人；李正鸣则高兴他不是他家惟一步进礼堂的人。

李正意和高青美的婚事还没底定，不过大家都知道再不久李家老二就要步进地毯的那一端了，现在他们在等着另一桩男人与女人的战争结束，等着战争结束后会有的结局。

